平書訂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平書訂

李嵇訂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平書訂

平書訂目次

卷一
分民第一
卷二
分土第二
卷三
建官第三上
卷四
建官第三中
卷五
建官第三下
卷六
取士第四
卷七

制田第五上
卷八
制田第五下
卷九
武備第六
卷十
財用第七上
卷十一
財用第七下
卷十二
河淮第八
卷十三
刑罰第九
卷十四
禮樂第十

平書訂卷一

清 蠡吾李塨訂

王子源目覩亡明之覆轍。心追三代之善政。博學廣問。日稽夜營。著爲平書。授予訂之。與拙見藏於篋忘編、學政、諸帙者。大端皆合。但予著散錄。而平書分門遞次。綱舉目張。脈絡貫通。可謂成矣。其中條件少有不合者。亦不敢以天下萬世教養之鉅而苟同也。因盡毀已著。但附拙見於各卷後以考正之如左。

分民第一（卷目皆平書所定）

平書曰。民不合則離。不分則亂。分之合之。政教行焉。民之良有五。一曰士。（取才爲吏曰士。無今生員書辦之分。）二曰農。三曰軍。（墉有議在後。）四曰商。五曰工。（有議在後。）其賤有二。曰役。（在官隸胥。應募徒役。）曰僕。（人之家奴。）士食於官。農軍授之田。商工食其力。工半食於官。役亦食於官。僕則食於主。民之類盡矣。合之奈何。十家爲甲。甲有首。十甲爲保。保有長。十保爲鄉。鄉之長有三。（即漢三老嗇夫游徼之制。）一曰正。宣教化。聽訟獄也。二曰畯。課農桑。治溝洫也。三曰巡。察盜賊。修封域也。五鄉立一老。以總之。曰耆老。（即漢縣三老。）耆老統於縣。庶人在官者也。亦謂之鄉官。（有議在後。）官與之禮。在邑在野厥制同。不同者。邑無畯焉耳。奸民游食何容乎。有則甲首誡使歸於民。不聽。告之保長。以誡之。不聽。

告之鄉正以誡之。不聽。則執以告之鄉官而笞之。務使歸於民然後已。士農軍工商役各有籍。有司分掌之而縣令存其副。僕統於主之籍。既分以籍之。保甲又合以籍之。存之縣令。安有不可稽之人哉。慮者旅客耳流民耳。城中隙地。建屋千間。使人司之。編號以居旅客。城外千間。編號以居流民。有議在後。姓名鄉籍備。亦保甲之法矣。夫何慮。旅客初至一月無租。後每屋月收租百錢。爲修葺費。流民免其願入籍者。以類編入籍。惟行旅則勿稽。稽則擾。停十日以上亦有稽。皆鄉巡之事。稽之亦無擾也。天下亂吾政教者八。曰倡。曰優。有議在後。曰僧尼。曰道士。曰左教。曰西洋。曰回回。曰盜賊。皆非民也。雖民亦不可有者二。曰窮民。鰥寡孤獨廢疾者。曰乞丐。有一於此。不可以言政教矣。然去之有難有易。最易者倡優。次則左教西洋。最難者僧道回回。而盜賊窮民乞丐。則不待別立一法而後去。何則。倡優人所賤。惟在上不之禁。故公行耳。禁之嚴。立止矣。故曰易。左教原有厲禁。西洋人在中國。與中國從其教者。蓋無幾。若於左教殺無赦。驅逐西洋。使返其國。而不與通。或算法製器之人而禁其教不使行亦可。則去之亦不難。惟仙佛之惑世誣民久矣。卿大夫士庶莫不矢心而貞信之。其徒徧天下。不知其幾百萬。僧居九尼與道士居其一。俱安居坐食。肆行淫穢。判然不爲朝廷之民。而人不以爲怪。苟一旦立法禁之。勢必驅之爲張角韓山童。譁亂天下而不可止。故曰去之難。回回自元時入中國。至今四五百年。散處四方。自爲正朔。白爲服色。自爲風俗。性獷悍而黨惡。苟無道以治之。而欲革其俗。害將不可勝言。故去之亦難。然則奈何。曰。非術不足以成仁。非權不足以成義。以權術行仁義。而不爲迂闊。以仁義用權術。而不任威刑。有議在後。則二者之患可

漸消而漸滅。下一令曰。仙佛道甚高。僧道以邪穢不肖壞之甚惡。其令天下僧道年六十以上。道高行修。願爲僧道者留之。初不必問其數。繼則限以名。死亡有缺而後補。年六十外無依願爲僧者。由鄉而縣而郡而州藩而京師受牒披薙。而後補之。○議在後。聚而處之。擇一道院以處道士。二三寺以處僧。官衣食之。使奉其教。毋招徒。招徒者誅。以子弟爲僧道徒者亦誅。自爲僧道者亦誅。毋募化。募化者笞。布施者亦笞。毋爲人誦經祈福薦亡。祈福薦亡者杖。使之祈福薦亡者亦杖。惟閉戶修其清淨寂滅之學。而其道始尊。其不願爲僧道。及年六十以下者。悉歸民。凡寺廟大者入官爲公廨。小者聽改爲民居。勿奪也。所誦二氏書焚之。土木毀之。銅像銅器。輸官充鼓鑄。尼比倡優例。立禁之。不留。賢才舉爲士。耕者授之田。武勇募爲軍。有資願爲商。有藝願爲工者聽。括其地之倡尼爲之配。不足者婚於民。俾人人有夫婦父子之倫。得生養安全之樂。豈不勝於邪穢不肖之僧道萬萬乎。違令者殺無赦。夫人特患無歸耳。苟有歸而得其養。僧道何苦不爲民。況尊其教以爲名。而譸張何自起哉。又下一令曰。回回本西夷之人。入中華者已久。宜用夏變夷。顧守其俗不變。不尊朝廷之法。不奉聖人之教。是亂民也。然相習既久。若痛繩以法。誅戮必多。恐傷好生之仁。今特家爲勸諭。其願遵國法。奉聖教而革其俗者。以名聞。編入良民。簡用賢能。而養其質樸。不願者亦不強。但不可復處吾土。亂吾民。亦以名聞。聽其歸本國。或徙塞外。耕牧爲生。若既不離吾土。又不遵吾法。是賊矣。將比類而盡誅之。其毋悔。此令下。吾知從者半。不從者半。從者化爲良民。不從者驅而遠之。亦不致激之使爲變。有議在後。如此。不出數年。回種盡變。不出三十年。異端可滅矣。所謂以權術行仁義。以仁義用權術者此也。若夫盜賊之律雖嚴。然末耳。盜賊皆民也。民各有歸。而

鄉正以率其頑梗。鄉巡以伺其姦非。保甲嚴而游手無所容。武備修而草竊不得逞。且厚儲蓄以備凶荒。時補助以周困乏。雖赤地千里。頻年水旱。自可安堵不動。烏有潢池之弄。爲黔黎之害。煩有司之憂者哉。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民得其養而無所謂盜矣。窮民乞丐。又何自而來乎。凡有窮民。則鄉正。會保長。甲首公議。使其宗族養之。否則親戚。否則鄰里。俱不得則官收而養之。無窮民。自無乞丐。所謂不待別立一法而後去者此也。莠民去。良民存。乾坤淨。吾之政教。次第舉矣。

民不分則厖。不分則奸匿。王道何由舉乎。故分民爲王道之始。然必田制均。學校正。民有養有教。則各得其所。自有倫脊而事易就。是分民與諸政兼舉。又非以次序在前。而獨先行也。

古稱四民。公羊傳曰。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植穀曰農。巧心勞手。成器物曰工。通財貨曰商。軍卽在農內。無所謂五民也。王子欲特爲召募。故曰五民。然而不寓兵於農。則兵民不合。民不知兵。兵以害民。猶然後世弊政矣。平書大端皆與謬見合。獨此一端少參差。詳義具武備後。

古四民。工居三。商末之。蓋士贊相天地之全者也。農助天地以生衣食者也。工雖不及農所生之大。而天下貨物。非工無以發之成之。是亦助天地也。若商則無能爲天地生財。但轉移耳。其功固不上於工矣。況工爲人役。易流卑賤。商牟厚利。易長驕亢。先王抑之處末。甚有見也。今分民而列商於工上。不可明有倡優隸卒子孫不許考試爲士之禁。又禁良民不得與之爲婚。予以爲此四種者。不可同論。倡妓亂

人倫。壞風俗。當嚴禁革之。使無一存。若優伶則所以奏樂者。不得無之。古且有伶官矣。但禮樂君子之事而伶官專鼓舞以供人觀聽。則近於役。故古多以瞽者爲之。今宜仿古制。入伶人於工籍。古謂之樂工歌工。其技精者爲小伶官。供州藩奏樂之用。尤精者爲大伶官。供天子奏樂之用。小伶官不入流。大伶官不過九品。不得他遷。禁男女渫哇之戲。嚴邪聲導淫之誅。令歌正音。扮雅事可也。詳具禮樂條後。而何得去。隸爲官行刑。卒伺候於官及士大夫。特以其才庸下。故備驅使。而實不可無者。夫既爲天地間不可無之人。則皆正人。所爲皆正事也。其或爲不正。則不教之過。而非隸卒之事。卽不正也。乃禁其子孫爲士。不許與商農工爲婚。是以爲惡而絕之矣。以爲惡而絕之。則當去之矣。而可乎。宜更之。優隸卒之子孫爲士農工商。皆從其便。惟官不得與本管隸卒爲婚。主不得與本家奴僕爲婚耳。外此則無禁。

工在官者。則官食之。不得以半拘。

明有聖諭六條。曰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爲。有司每月令鄉約聚衆講解。娓娓多言。呂坤巡撫山西。立法甚詳。摯崑繩常稱之。予亦以爲然。後鄭若洲曰。此宋明講學之習。連波而及。非古教法。且擾民。予因而考之。古教民之法。卽在教士內。故曰。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至於教民如月令諸書所載。皆教以事。無空諭以言者。況我孔子明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今立一定期講說而索其知。誠古法所無。聖教所禁。不可行也。惟明每月朔望以木鐸老人徇於道路。口宣六條警

衆。則古遒人之職也。可行。而官長遇事開導愚民。無定時可耳。

崑繩以爲生員書辦不分善矣。然而鄉官與士亦不可分也。庶人在官者句大談古稱庶人在官乃役於官之胥徒非鄉官也。按周禮五家爲比。下士爲比長。五比爲閭。中士爲閭胥。四閭爲族。上士爲族師。五族爲黨。下大夫爲黨正。五黨爲州。中大夫爲州長。五州爲鄉。卿爲鄉大夫。惟遂五家之鄰。不必用士。以上亦皆士。大夫皆可同升諸公。漢制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奸非。多以學士爲之。而賢公卿大夫亦時出其中。後世分督鄉者。不用士。不稱官。不由此陞進。故明用年老習事之民充之。亦不得已而然。而非古也。今擬民之才德出於十家者爲甲首。出於百家者爲保長。有功。如明呂坤議。授以九品官冠帶。正、畯、巡、以中士除之。待有功即授以九品官。或農民有特才堪爲正畯、巡者。亦間用之。耆老可易曰公正。官以選士上士除之。而俱統於縣令。正、分統於縣正縣督畯、分統於縣丞巡、分統於縣尉縣工。公正之事。分考於六衙。

城中建屋以居旅客。凡市鎮皆當有屋。即古之市廛也。商至則使居之。而徵其稅。如後徵稅則無房租。行旅停三日以上即當稽。若面生可疑。及係奸人左道者。即察問送官。保甲中人無事外出者。亦稽之。

分田勸農積穀。則流民可無。不必先爲修屋。如遇奇災。有流民至者。臨時修可也。

左道亦不可一概。如採生折割傳頭教主之類。則當誅之。燒煉符呪等。則刑而屏之。聚會號佛喫齋之愚民。則當教而化之。如顏先生喚迷途等書。使鄉正講解之。不從。然後刑之。

以權術行仁義等語。非治平之道也。蓋權術之正者。卽仁義也。不可曰以權術行仁義也。權術之非者。非仁義也。又不可曰以仁義用權術也。

既以仙佛爲惑世誣民。而又令曰仙佛道甚高。道高行修。是亂名也。不許招徒。而又死者補之。六十以上願爲僧者與之牒。是亂令也。官衣食僧道。是亂法也。況焚其書。毀其像。倡尼配僧道。是明滅其教矣。卽虛言誑之。渠甯不知若可爲變一耳。今擬變異端之道十有二焉。令鄉正隨僧道。與之講喚迷途。官亦不時講化之。一也。量其材。或入於士。或授之田。爲農爲兵。或使爲工爲商。二也。配之倡尼。不足。官設法助之婚娶。六十以上返正。願娶不願娶者聽。三也。改寺廟以居僧道。不可居者分給之。使賣材別構。惟留正神祠宇。四也。老而不能爲士農工商者。責令其親族姻黨養之。如無則收於養濟院。官養之。死葬之。五也。令人獻二氏書。藏匿者責。搜而盡焚之。六也。毀其像。七也。限教之三年盡變。不一旦峻驅之。八也。若三年不變。幼者責而變之。六十以上者。僧送之南海普陀山。道士送之東海蓬萊諸山。不許通中國。招徒募化祝誦。九也。反正而有小善者。卽嘉其悔悟如常人。大善旌賞之。十也。僧道未變前。俱入於保甲。甲首保長鄉巡等時時察之。若有違抗意言。及勾通謀逆者。卽刻稟官擒而誅之。或誅其首而變其餘。十一也。喇嘛僧眞

者。驅歸外國。中國人從者。令爲民。十二也。歸倫則正而樂。不歸倫則邪而災。正平書所謂僧道何苦不爲民者也。而亦安有變之可虞哉。

回回之不從化。固爲可惡。然元明以來。亦誰有時出一令以化之者哉。而欲驟繩以法。不惟激變。亦且不忍。卽驅之塞外。彼安土重遷。亦不能保其不爲變也。必先下一令。示中國之禮義。明夷傳之醜惡。未必卽其本然而誤。沿以爲教。遂資人口柄。不知天理聖教。無分中外。自此正朔居處。冠昏喪祭之禮。一歸王政。非棄本從華。乃去非就是。才者入學爲士。爲官。其餘授田爲農。或爲工商。皆如良民。而又寬之法網。不禁其祀祖宗。飲食亦不遽變其習。殺牛羊亦可。但不得比戶爲之。而使入仕通婚。衣服禮法。一同中國。復寬以三年之限。自當混一。若有一二必不變者。許三年後自陳歸其本國。而又編入保甲。著爲勸化之言。令鄉正勸化之。而甲長鄉巡等不時稽查。有異志謀變者。卽刻送官誅之。速變者旌之。罪者釋之。或量才卽用其一二爲官。以申勸勉。此亦何難何傷於彼。而激變乎。或邊境有事。招其健者爲兵。因散處之。或招流民開荒。卽散布給以田。則更易教。

惲皋聞曰。平書謂除左教易。除釋老難。愚謂除釋老易。除回回天主等邪教難。釋老無種。誠欲除。著爲令。永不許人出家。不數十年而已絕矣。邪教有妻子。其種蔓延難除也。宜懸令凡邪教者搜其家。不得藏刀仗兵器。使人監之。限一月能歸正者。或士或農或工或商。各授其業。使同齊民。其頑不返正者。別其戶籍。

永禁士夫良民。不與通出入。里巷不與人齒。許爲良民奴隸。凡縣邑之賤役役之。不許其聚族而居。不許其私寄牛羊。不許私傳其邪教之教。犯者加以嚴刑。散流之遐荒。久之而彼知愧恥。則教可漸除矣。

又曰邪教之外。皆良民也。今西北有樂戶。東南有惰貫。生而不齒於人。此亦不平之一端也。宜悉解其籍。然在其地久。良民終不肯與通。宜聽其自遷遠方。執四□民之業可也。

平書訂卷二

分土第二

平書曰。天子不能獨理也。三代以封建。後世以郡縣。封建之利。在藩屏天子。分理其政事。勢可以長久。害在世守強。弑逆戰爭不可制。而生民罹其毒。郡縣之利。在守令權輕易制。無叛亂之憂。害在不能任事。姦宄可以橫行。權臣可以專擅。天子孤立於上。而莫之救。是二者皆各有其利害。歷代之故轍昭然。凡持一偏之得失以爲言者。皆非也。然則王者將何從。曰。兼收二者之利而辟其害。使其害去而利獨存。斯可以爲治矣。若分四方緣邊之地爲藩。以同姓爲藩王守之。有議在後。分內地爲州。以異姓爲州牧守之。天子建都於天中。有議在後。以統於上。藩王州牧各守其土。以衛於下。統郡者藩也。州也。郡不過四五。統縣者郡也。縣不過五六。總之郡有大小。縣有要縣上中下之分。參伍均之。多則三十城。少則二十餘城。設兵七八萬而止。畿輔則環列大郡以輔京師。約二百餘城。設兵三四十萬。其勢足以控制六合。乃藩以禦外而輦內地。州以控藩而輦京畿。內外相維。親疏相間。枝強而幹更強。未嘗弱枝以強幹。四裔不敢侵。盜賊不敢動。權姦不敢逞。而上分天子之勞。下徧百姓之德。是非得封建之利乎。乃藩王與州牧。司以三載考績。賢則留。不肖則黜。不世守也。予奪之權。自上操也。是又絕封建之害。兼郡縣之利矣。且夫守令。惟任之不專不久。故

不足以爲股肱。不足以衞心腹。若任之專。利可興。害可除。便宜行事。無顧忌。無掣肘。惟大綱總於上。細目悉任於下。不似近代纖微不得有爲於其土。又必久任而責成功。是非去郡縣之害。兼封建之利乎。夫郡縣原不可與封建比也。有議在後。封建之害且除。又何患郡縣之利之不得也。且巡方御史。歲歲按之。三考一黜陟之。五年一朝覲以述職。州牧分東南西北歲各一朝。藩王則西北東南。總之五歲一朝。朝廷又核其實以賞罰之。何弊之能爲。何亂之可作乎。昔者禹敷土錫姓。畫疆分界。大抵地邑民居。參相得爾。乃今日之疆理吾惑焉。一府所轄。有多至三四十城。廣至二千餘里者。有不過兩縣。僅二三百里者。縣界有去治數百里者。有城外卽爲他界者。夫犬牙相錯。不以要害專屬之一方是矣。乃參差太過則不淸。大小相懸則不一。況地畝或以一畝爲一畝。或以數畝十餘畝爲一畝。地肥瘠同而糧迥異者甚多。經界不正。賦稅不均。豈聖人平成天下之道乎。必也因山川之形勢。畫爲州藩。隨幅幀之曲折。分爲郡縣。不相紊。不相懸。因者因。革者革。建者建。總欲因地利盡人事。使形勝全。疆圉固而已。土地旣分。各有所守。乃頒畫一之條。使各奠山川。各均田畝。各興水利。各整關梁。各修驛路。四海雖廣。有不蕩蕩平平者乎。各率其屬。各舉其職。各理其政。庶物雖殷。有不綱舉目張者乎。三代之治。不外此矣。遵而行之。百世可也。何必執封建之迹。而後可以爲治哉。

王、古天子之稱也。漢以後尊帝次王。乃天子稱帝。而稱同姓曰王。易啟人僭越之心。非古也。且州藩權同事同。何必易其名。則無如皆稱曰藩侯。而但分邊藩腹藩焉。若同姓功臣本公爵者。稱藩公。

專委同姓於邊以禦外人。謂可恃其一體之親也。然永樂非一體乎。而兵強起亂矣。況專以同姓居危地。而異姓居安地。情不均。以同姓居勁地。而異姓居柔地。勢不均。易滋變端。且兵學非人人可能也。如沿邊當宿兵禦侮之地。而同姓人才不足用。如何不如同異姓雜而用之。但邊藩同姓多。以賴其腹心。而以異姓間之。腹藩多異姓。而亦間以同姓。似爲妥策。

建都於天中者。以四方朝覲巡狩道路均也。然而建都之道不一。崑繩嘗曰。自古帝王。大約以興起之地爲都。漢唐初取關中。卽以居之。宋都汴梁。明都金陵。永樂都幽燕。亦皆卽其所興。言亦有見。然但以天下形勢論。僻鄙不可都者。勿言矣。金陵南服。禁兵養久。易至脆弱。汴梁四衝。洛陽勢小。長安雖稱百二山河。然雄固在崤函。以控山東六國。若高屋建瓴。而西北之禦外人者。則險不緜亙。且後世煩費。而漕運艱澀。難如古之但取關中而已足也。惟燕京險則燕山以爲城。千里緜峙。餉則河海以爲池。巨浪直達。背倚盤石。而伸手從左腋取物。何便如之。況直塞門戶。干掫戒嚴。天子在邊。四方全力注之。自甯夏而河套、而開平、大甯而遼左、開元。通筋束骨。一綫穿成。居內制外。眞盛地也。然而背薄之患。稍有可虞。必河套、陰山、開平、大甯、一帶。凡沙幕南可耕種屯牧之地。盡復之。使幕南無王庭。斯爲金湯之固耳。

郡縣而重權久任。卽兼封建之利是矣。然恐後儒尙有執封建當復者以亂天下。請卽舊論其不可復之故陳之。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啟紛擾。一三代德教已久。胄子應賢。尙曰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況今時紈袴。易驕、易淫、易殘忍。而使居民上。民必殃。二。郡縣卽漢唐小康之世。非數百年不亂。封建則以文武成康治之。一傳而昭王南巡。遂已不返。後諸侯離析。各自爲君六七百年。周制所謂削地滅國。僅託空言。未聞彼時以不朝服誅何國也。矧於晚近雖立法制之。豈能遠過武周。三。或謂明無封建。故流寇肆毒。徧地邱墟。竊以爲宋明之失。在郡縣權輕。若久任而重其權。亦可弭亂。且唐之藩鎭。卽諸侯也。而黃巢儼然流寇矣。周亦有大盜如莊蹻者。豈關無封建耶。四。或又謂無封建則不能處處皆兵。天下必弱。竊謂民間出兵。處處皆兵。郡縣卽可行。不必封建也。五。而封建之殘民。則恐不下流寇。不觀春秋乎。列國君卿。尙修禮樂。講信睦。然自會盟朝遇。紛然煩費。外侵伐戰取。一歲數見。其不通魯告魯者尙有之。幸時近古。多交綏而退。若至今日。殺人狼藉。盈城盈野。豈減流寇。然流寇亡蹙。而諸侯亡遲。則將爲數十年數百年殺運。而禍更烈矣。唐之藩鎭爲五季。金之河北九公。日尋干戈。人煙斷絕。可寒心也。六。天子世圻。諸侯世同。卿大夫多公子公孫。亦世采。自然之勢也。卽立法曰世祿不世官。必不能久行。周之列國。皆世家巨室可見矣。夫使富貴功名。數百年皆一姓及二三功臣據之。草澤賢士。雖如孔孟。無可誰何。非立賢無方之道也。不公孰甚。欲治平何由。七。

三弟培問曰。元人不能一口吞河北。金人南奔。得後淪亡者十九年。不受封建之利乎。予曰。此非聖賢之言。天地之心也。河北當時交爭塗炭。千里荊榛。比戶殆盡。乾坤之慘極矣。乃置之不計。但幸曰土地後屬

他姓者數年。使殺盡天下之民。而保空土亦可乎。天地之心如是乎。古君不以養人者害人。有可移禍於相於民。而必不肯者。皆何爲也。

三弟曰。凡人之情。委家產於子孫。子孫必愛之。委之僕從。僕從不愛也。不分封同姓而任異姓。毋乃委不愛者以家產乎。曰。此以人之私情言也。以私情言則得失參半矣。子孫雖愛其家產。然恃祖父之慈。或驕或奢。以至嫖賭。無可誰何。且或謂此產原當屬己。積私入橐。僕從之視主業。雖情較疏。然可鞭箠。可更易。不敢大肆也。且與子觀今世僕從分背主人之家產者。十鮮其一。子孫各積私財。營妻子。而膜置父母者。十常二三。一以疏而不敢發。一以親而得自由也。矧如子所慮。則必同姓者盡任天下事。然後可。不惟郡縣不然。卽三代封建亦不然。周之八百餘國。皆屬異姓。獨定天下後。封文武之子數十國耳。然則異姓之不愛其家產猶然也。何以處之。

三弟曰。子孫雖積財入己。猶吾子孫也。何爲置之外人。曰。卽以俗情論。僕從分理家業。而主人箝制於上之爲快乎。子孫分肥家業。而祖父無依於上之爲快乎。且家事與國事。不可同日而語也。如子言。天子分崩不慮也。惟謀一策。使吾子孫得分之。天子喪亡不慮也。惟謀一策。使吾子孫得得之。則自黃農以來。以至元會之終。皆使一姓蟬聯。其法始善矣。有此理乎。此心公乎私乎。古云。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未聞曰。天下惟同姓者居之也。師曠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未聞曰。天之立君。以爲其子孫也。

三弟曰。以異姓爲官。而同姓監之。如有庫之不治民可乎。曰。有庫乃使以虛名膺實福耳。非爲監也。處置同姓。惟論才德。有才德。爲監亦可。治民亦可。無才德。治民不可。爲監亦不可。予幼嘗謂封建郡縣雜列而處。今思不可雜之。諸侯必侮郡縣。郡縣必訐諸侯。天子方救痛解紛之不暇。而暇理天下乎。

三弟曰。郡縣官如傳舍。誰肯愛其民者。曰。今之郡縣。眞如傳舍矣。然而留心民瘼者。亦尙有人。郭有道居停必灑埽而後行。陳蕃庭除汚穢不埽。心志各別。不關久暫也。且郡縣何爲以傳舍處也。九載黜陟之法。非謂陟之而必去其任也。經世實用編曰。養民必三年餘一年食。九年餘三年食。三十年之通。而後民無菜色。教民必三年敬業樂羣。九年知類通達。三十年而後仁。可輕去哉。況才地不齊。性習亦異。不有月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乎。不有治郡功名。入朝則損者乎。今擬六衙鄉官及郡縣藩侯。九載考陟後。上官有缺任當選補。或其才德不止於此。及教養政已畢者則去。如陞而無缺。與其才止於此。或官與民皆不忍舍去。及行一法而未結。卽留二三十年。終其身。有功遞加尊銜。而仍使理其本職焉。渠奚爲視民如秦越也。

三弟曰。封建、井田、學校。三者相資。一不行則皆不可行。曰。此老生常談。而實非也。郡縣何不可行學校選舉。何不可行井田。而必封建也。且吾謂選舉不行。不在不封建。而在封建。孔門七十二賢。卿相之才夥矣。未聞選舉之以躋大位。仕者僅步趨私門而止。良以封建則世官選舉無所用。故不得不廢也。而乃曰郡縣則學校選舉不行。是李代桃僵也。

或曰。不封建而井田。能萬里運粟乎。曰。今世如秦晉征糧。僅可度支。邊腹如河南、山東。除官之俸。兵之餉。有運河以通梁米。遠如江南、浙江、江西、湖廣。則皆通流可運。再遠如閩蜀等。又邊兵支費。無可運者固無憂。井田徵糧。運道不通也。況經制定則稅斂輕。分貯多存。支俸祿厚。運上者亦不必若後世之多乎。

三弟曰。然則殷周封建非歟。曰。非然也。時勢不同也。洪荒之世。小賢小智。統一方則漸爲諸侯。久而合之天下。有一人則爲天子。以後天子不道。則衆諸侯復推一人尊之。殷周之興。皆以此也。故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及會朝清明。乃曰吾將去。此諸侯以別用也。或卽絕其世也。得乎哉。蓋當時封建之弊。尙未大滋。可以不變。卽欲變之。亦理勢不可。今不解其意。而徒泥往迹。所謂膠柱而鼓瑟矣。且陸桴亭曰。郡縣卽如諸侯。但易傳子而爲傳賢。子不然之。獨未聞古之論堯舜禹耶。昔人謂禹傳子爲德衰。孟子以天意解之。是未嘗言天子不當傳賢也。韓昌黎又謂天子傳賢。則無定人。非聖得聖。易啟亂。傳子則有定法。雖遇中材。人莫敢爭。是天子之位。亦以傳賢爲賢。但無人制之於上。故憂後世之紛爭。而不得不傳子也。若諸侯則有天子主之矣。如桴亭說。正昌黎所謂傳賢則利民者大也。子亦可以悟矣。

惲皋聞問封建。予曰。封建不可復。妄論已具。今諦觀春秋。愈知其不可。列國賢卿大夫。惟有管仲定民居。成民事。子產殖田疇。訓子弟。制養生送死之道。經理斯民。其餘君臣所商所事者。非朝聘會盟。則兵車侵伐。匆匆不暇。紛紛四出。未見有問及民事者。天立君爲民之意如此乎。立聖教養萬民之道如此乎。譬之

治家。耕田鑿井。事老訓幼。其正業也。時而戚賓往來。或傷情訟兵。其暫也。今並無暇耕鑿事訓。而專戚賓往來。以至傷情訟兵。其家可保乎。封建積害至此。如之何不變。

桴亭思辨錄曰。自封建廢。郡縣無宗廟之制。爲有司者。將欲孝治一國。其道何由。今宜仿封建意。使郡邑建宗廟。治邑者。始至則載主而居之。四時合臣民而行祭。一如古禮。則官孝思得展。而民衆著於孝。又曰。冠昏喪祭之禮。民久廢失。由上不以身率之也。若四禮俱可在任舉行。則上行下效矣。又曰。在任而遭喪者。當一如古人在任舉行喪禮。縣事胥委其貳治之。五月喪畢。則親事粗安。君事爲重。素（或素冠）臨後寢聽政。惟不飲酒食肉。不處內。不與吉禮。不斷刑獄。以終三年。庶幾得禮之中。（周禮大略類此。三年不言。殷禮也。）塚謂今世選官不在本省。或極北而之極南。南東西亦然。不惟路費浩繁。且言語不通。人情不諳。滋弊多端。若如陸氏議。將載主遠行。昏喪易地。尤爲不便。宜定制。藩侯迴避本藩。郡縣迴避本郡縣。不許過千里。外至於學師六職。或本地。或鄰封。而鄉官等必以本地人爲之。其人有私。遠亦私也。其人無私。邦家無私焉。

或謂古諸侯世守。故有宗廟。今藩郡縣皆傳賢。此去彼來。恐鬼神雜揉。非道也。曰。古有其例矣。古人以奧爲祭位。五祀祖考。皆迎祭於此。而各有名號。鬼神未聞以雜揉處也。

陳同甫曰。今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

不易舉。嗟乎。此宋明之所以亡也。天子以爲輕天下之權。而總攬於上。究之一人亦不能總攬。徒使天下之善不卽賞。惡不卽誅。兵以需而敗。機以緩而失。政以掣肘而無成。平時則簿書雜沓。貪猾吏上下之手。亂時則文移遲延。啟奸雄跳梁之謀而已矣。封建固不得復。而漢之故事。郡守得專生殺。操兵柄。有事直達天子。可不鑒其意哉。

宋方臘將反。召其衆曰。吾等起事。旬日之間。萬衆可集。守臣聞之。固將招徠商議。未必申奏。延滯一兩月。江南列郡。可一鼓而下也。朝廷聞報。亦未必決策發兵。遷延集議。調集兵食。非半年不可。是我起兵已首尾期月矣。二敵聞之。亦當乘機而入。我但畫江而守。輕徭薄賦。以寬民力。十年之間。終當混一矣。嗚呼。郡縣無權。簿書煩密。往來延滯。爲奸盜所窺伺如此。尙不變計耶。

藩侯一面皆來朝。恐猝有變。無人禦之。似當間一藩來。一藩次年又間之。猶五歲一朝也。而東南西北西北東南。則以邊腹分之。

凡朝覲路費。皆當量遠近。驛遞支給。開銷朝廷稅糧。

惲皋聞曰。分土當先於縣邑。制縣太大。則民情難悉。政事難舉。聖門藝如冉求。聖人許之止於宰千室之邑。其自許亦止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可見也。

平書訂卷三

建官第三上

平書曰。近代建官之弊七。而取士之弊不與焉。任之不專。十羊九牧。可以諉過。不可以見功。使政事日壞而不知。弊一。用之不久。官如傳舍。賢者不能盡其才。不肖者苟且以免罪。舉天下無一任事之人。弊二。人才長短各有宜。乃司兵者轉而司農。司刑者轉而司禮。但以官之大小爲升降。不論其才與職之稱否。似天下皆通才。遂致天下皆廢才。弊三。碩德奇才。應不次用之。庸衆卽終身末職不爲過。乃銓選以掣籤聽之命。遷次以資格聽之法。人才何由得乎。弊四。法密如牛毛。建官使守法。法孰習之。習之者吏耳。官不得不聽於吏。是謂不任官而任吏。不任官而任吏。吏之姦弊。遂日深而不可除。弊五。凡養民造士。錢穀刑名。無鉅無細。皆本於縣。今之州縣。可比古諸侯之國。諸侯之卿大夫士。爲之分理者何其衆。今之佐貳。爲縣令分理者何其寡。諸侯之上。爲之總者。不過方伯。今縣之上有府。與府佐貳。府之上有監司。監司之上有布按。布按之上有督撫。且兵有監司。糧有監司。河有監司。學有監司。糧又有督。河又有督。以數十長官。林立督之於上。而佐貳其下者。不過二三人。吏治何由善乎。弊六。官之應設者不設。而不應設之冗官。徒糜廩祿者。不可勝數。弊七。夫奸貪不法。與庸惰無能。臣之罪也。若此七弊。朝廷實貽之。可歸咎於臣下哉。唐

虞建官惟百。亮天工者。不過二十有二人。周官三百六十。所任卿大夫。亦不過數十人、故官不在多。在專與久。不在全才。在用其長。不在任法。在任人。試酌古準今而爲之制。官之設於京師者。曰四府。曰六部。曰三院。曰二衞。曰四司。四府者。一曰公孤府。設於禁中。師保之官也。天子師事而不臣。以致仕大臣。年高有德望者爲之。有議在後。不預政事。但朝夕爲天子陳說帝王之道。以格君心。成君德。或二三人。或四五人。無不可。無僚屬。而宦官聽其黜陟。如屬吏。賤者可杖也。太子之師保亦然。同設於府中。而另一地。二曰端揆府。設於宮城內之東。輔弼之官也。立相二。左相國、右相國。佐天子明政。用人。統百官。均四海。侍郎四爲之副。其屬中書令八。中書舍人十有六。分領簿書。掌機務。士六十四人。三曰御史府。設於朝門左。風憲之官也。都御史一。左右副都御史各一。繩愆糾謬。陳利弊。劾姦貪。達民隱。其屬監察御史六十人。職與都御史等。而分理簿書者八人。巡按州藩。每歲各一人。巡視京城二人。士四十人。四曰成均府。設於都城內東南。教化之官也。大司成一。左右少司成各一。敷五教於天下。有議在後。教皇子公侯伯之子。總天下州藩之學師。而試太學生。其屬司業八。士三十二人。六部者。一曰農部。士農軍商工各有籍。而總其戶口於端揆。農官但有農之籍。不可概以戶稱。故改稱農部。設於宮城外東。課農之官也。大司農一。左右少司農各一。總天下州藩之農官。督其政而稽其入。其屬中大夫各州藩一人。分察之。如今制。士堂上八人。每司四人。二曰禮部。設於宮城外西。典禮之官也。大宗伯一。左右少宗伯各一。掌禮樂大典。統禮樂經史文學之臣。總天下州藩之禮官。其屬中大夫六。禮二樂一。經學

一。史學一。文學一。有議在後。士三十二人。堂上八人。每司四人。三曰兵部。設於宮城東。農部南。備武之官也。大司馬一。左右少司馬各一。掌天子之六軍而訓練之。討不庭平叛亂。供田狩。總天下州藩之司馬。其屬中大夫十二。分統六軍。繕器甲。備車馬。士五十六人。堂上八人。每司四人。四曰刑部。設於宮城西。禮部南。明刑之官也。大司寇一。左右少司寇各一。詰姦禁暴。總天下州藩之刑官而平其獄。凡大獄死刑。必歸刑部。其屬中大夫每州藩一人。如今制士。堂上八人。每司四人。五曰地部。有議在後。設於宮城東。兵部南。方域之官也。大司空一。左右少司空各一。掌天下之土地山川城池阨塞輿圖。總天下司地之官而督其埋。其屬中大夫八。分督之士四十人。六曰貨部。即周官內府。外府。泉府。後世鹽鐵使轉運司之職。設於宮城西。刑部南。司財用之官也。大司均一。左右少司均各一。掌財貨出入。節朝廷經費。其屬中大夫每州藩各一人。分核之。士堂上八人。每司四人。三院者。一曰通政院。設於朝門右。天子耳目之官也。左右通政使各一。中外大小臣士庶。凡有封章即與奏。阻隔者誅。其屬納言四。士十有二人。一曰黃門院。設於宮城內之西。封駁之官也。都給事一。給事中十有二。凡詔令之下必由之。有不便者駁還之。士六人。有議在後。設登聞鼓於宮城北門之內。歲命一給事司之。凡有告變或奇冤。登樓撾鼓者。即以狀聞。阻隔者誅。妄告者誅。一曰翰林院。設於宮城內之北。侍從文學之官也。有議在後。侍中一。其屬令史十。禮樂經史文學各二。備顧問。撰制誥。士二十四人。二衛者。一曰金吾衛。分左右列宮城內。金吾大將軍各一。侍衛之官也。守宮門。稽出入。百官俱懸牙牌出入。以便稽查。舊制也。司之以禮部。司儀衛。

其屬都尉八士二十四人。一曰羽林衛。亦分左右列宮城外。羽林大將軍各一。典禁旅之官也。司徼巡。備非常。其屬羽林郎十有二士三十二人。四司者。有議在後。一曰歷象司。一曰大卜司。一曰考工司。一曰岐黃司。不統於府部院衛。以出身非士也。都城內擇地設之。歷象司、治歷之官也。司正一。司副二。其屬同知四。天文生十有六。附生無定數。大卜司、陰陽卜筮之官也。司正一。司副二。其屬同知四。卜生八。附生無定數。考工司、興建製造之官也。司正一。司副二。其屬攻土、攻木、攻金、攻石、攻玉、攻皮、畫繪、織造、爲八所。供天子宮室輿仗冠服器皿之具。備禮樂兵農器械之用。每所同知一。工生四。附生無定數。岐黃司、醫藥之官也。司正一。司副二。其數分科。每科如眼科、痘科之類。同知一。醫生四。附生無定數。京師之官盡此矣。官之設於州藩者。一府、一院一堂、六曹、三監。府者。州牧藩王也。領一州一藩之事。統佐屬與守令而總其成。院者。巡按御史也。察州牧藩王與其佐及守令之賢否。郡縣佐不問也。地有豪強按之。寃抑雪之。民事不問也。堂者。州藩之學師也。敷五教於州藩。統郡縣之學師而總其成。六曹者。司農、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司均。以農禮兵刑地貨爲曹也。獨禮曹於宗伯外。有禮樂經史文學五宗伯以副之。各統其郡之六廳而總其成。士則府二十四。院十二。堂與六曹各八。三監者。工監、卜監、醫監。各置一尹也。生則每監四。官之設於郡者。二堂、六廳、三監。二堂者。太守郡師也。守統其屬與縣令。師統其縣師而總其成。六廳者。藝郎、治中、別駕、司理、典方、節史。以農禮兵刑地貨爲廳也。禮廳於治中外。有禮樂經史文學五治中以副之。各統其縣之六衙而總其

成士則守十六師與六廳各八三監者卜工醫各置一丞也生則每監四官之設於縣者二堂六衙三監二堂者縣令縣師也令統其屬合一縣之事而總其成師教學生統一縣之鄉師而總其成也六衙者縣丞縣正縣尉縣督縣鄰縣同以農禮兵刑地貨爲衙而各修其職也禮衙於縣正外有禮樂經史文學五正以副之士則倍於郡以其所理者多也三監者卜工醫各置一判也生亦倍於郡且有附生而習其業者外官盡此矣由是品級以等之服色以別之廩祿以厚之銓選考績舉劾以操縱而進退之天下人才猶不得其用而政事猶不舉者未之有也

陸桴亭論司兵有功陞司農司刑有功陞司禮諸法曰是得一善攻木者而賞之使削鐵也不可解矣

高岱論法詳之弊曰事有宜密雖腹心不得聞也而必須關白人有可用雖將相不爲過也而必循資格錢穀出納有足以利民者專之可也而憚於稽考之嚴刑獄重輕有當以情處者遂之可也而涉於出入之議機當速應畏法易逗留勢宜有待畏法多張皇一金之費干歷諸司一令之行徧咨羣長甲乙可否吏胥上下圖政理之志輕而稽簿書之念重敷治化之日少而辦文移之日多少有蕩軼則下以廢法而訐其非上以悖法而重其譴君子不敢爲善殆甚於小人不敢爲惡矣痛乎其言之也而漢法疏闊而長秦隋法繁密而促爲治者宜何從

思辨錄曰魏莊渠嘗言古縣邑官較後世多府史較後世少今在官者千百爲羣積姦叢弊蠹害生民此

古今盛衰之判也。古之治也以道。卿士大夫同寅協恭。淸心致理。後世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一決簿書。變成吏胥世界矣。

六部之吏典。六部之事皆出其手矣。布政按察之吏典。布政按察之事皆出其手矣。郡縣之吏典。郡縣之事皆出其手矣。乃士子羞爲之。而爲之者必狡猾奸詐之人。天下事安得而治也。夫以狡猾奸詐者爲吏典。是以狡猾奸詐者爲六部也。藩臬也。郡縣也。天下事安得而治也。蘇軾曰。用之則不絕。絕之則不用。爲吏典者。不過官至典史吏目而止。是用之而復絕之。彼其心以爲榮功顯名。無與於我也。尙何廉恥之足惜。而行誼之可矜耶。今議府部下辦事者皆以士。以至郡縣。六房稱六官。下皆以士辦事。皆可爲官。其役於下者。不過寥寥胥徒而已。誠良法也。予嘗謂治天下有四大端。曰仕與學合。文與武合。官與吏合。兵與民合。此官與吏合也。不然。以白面書生爲官。以矯虔乾沒爲吏。欲天下之平治。斷未之有。

宋楊億上疏曰。國家憂銓擬不允。置審官之司。慮議讞或濫。設審刑之署。恐命令或失。建封駁之局。臣以爲在於紀綱植立。不在琴瑟更張。若辨論官才。歸於相府。則審官之司可廢矣。詳評刑辟。屬於司寇。卽審刑之署可去矣。出納詔命。關於給事中。卽封駁之局可罷矣。嗟乎。不責其治事。不罪其不治事。而多設官十羊九牧。徒資推諉。何爲哉。況今憂郡縣不理。而重加長官於上。正東坡所謂監圉卒以廐長而馬益瘦者也。民何辜耶。

顧甯人曰。一鄉之中。官備而法詳。然後天下之治。有條而不亂。至今蕩然無存。守令之上。積尊累重。而下乃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爲治。而況非其人者乎。柳子厚云。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則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其灼然者矣。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塗。罔不由此。陸道威曰。治天下必自鄉始。分鄉乃小封建法也。二子之言善矣。平書官制從六衙縣令起。愚意從鄉官六衙起。公正陞縣令。以其既爲士。復理民。有績始可膺百里親民之任也。以下正畯巡有功加九品官。及保長有功加九品冠帶者。保長可量才間爲正畯巡。正畯巡可量才間爲六衙。以其所長除之。若才止其任者。雖甚有功。加品與祿而任終身焉。

師保一官。不在臣內。最是顏習齋先生嘗言曰。中庸大臣羣臣之外。先有尊賢一經。乃論道傳學。不可臣使之人也。漢光武不知此義。而屈嚴子陵以官。故不能留耳。據此則致仕大臣外。碩德高隱。皆可聘致之。成均敷五教於天下。似爲不妥。周禮司樂教士。司徒教民。原屬兩事。成均教士而兼教民。非職也。況縣之專教民者。鄉正也。鄉正若以縣師督之。不惟教士不暇。且嚴則分縣令教民之權。或與令忤。寬則鄉民不畏。漫無可稽。是必縣令統之。而縣正分統之。乃可責成。以上考核教民之官皆然。則敷五教於天下之民者。歸之禮部爲宜。以今戶部不稱司徒。而齊民以禮。正禮部事也。

三代而上。以躬行實踐爲主。不惟經史之名不見於命官。卽學校之內。惟教以禮樂德行。其誦詩也。所以習樂。其觀書也。所以考政。亦無所謂經學史學之名也。自秦火後。聖道之識大識小。口傳身授者。盡委於地。無從尋覓。於是求夫載道之籍。朝購詩書。士多箋註。而經史始重。沿至宋明。虛文日多。實學日衰。以誦讀爲高致。以政事爲粗庸。邱濬爲大學士。著大學衍義補。不期實行。但期立言。孫燿坐大司馬堂上。手持書卷。時邊事孔棘。爲侯執蒲所劾。此風一成。朝廷將相競以讀書著述爲名。至於明末。萬卷經史。滿腹文詞。不能發一策。彎一矢。甘心敗北。肝腦塗地。而宗社墟。生民燼矣。禍尙忍言哉。今乃儼然立一經學中大夫、史學中大夫之名。是猶之導其流而益其焰也。可乎哉。周禮建官至詳悉。而中惟有外史一官。職不過上士。掌天下之志。而兼及三墳五典。今仿其意。改經學爲制誥。掌朝廷敕命諸文。改史學爲太史。掌起居注及修史志。至於古經古史。成均教士。及內覽者。隨在以人司之。不必專官。而藩郡以下。則制誥太史之事無之。有翰墨事。兼以司禮樂之人可也。此非輕經史也。士自學校來。皆令通經史矣。何爲專名一官。且後世之學。實難而虛易。朝廷不貴浮華。而承平日久。士猶將弄柔翰以自文也。而況導之與。卽如言語豈非聖門一科。而孔子屢曰訥言。恥言。言之不出。亦以行難言易。防其流之不可救也。

至於文學一官。專主古文詩賦。更爲不可。子游子夏曰文學。觀之檀弓。子游長於禮。而子夏著喪服傳。則所謂文學。猶是考證禮樂諸學。夫子文章斯文之分體也。而豈後世詞章浮華之文耶。以詩文爲文而立

之官。恐聖學幷爲所亂矣。古文詩賦。卽朝廷間有用及。以司誥司史者爲之。無憂不足也。

藩郡縣禮官卽司禮樂。亦不必復設副。以與他曹不倫也。若云禮樂事繁。他曹事無繁者乎。繁者可多置士耳。

馬政當入於兵部。以兵必須馬。而天下之馬不可不蕃也。明令民養種馬課駒。其後甚擾民。今思蕃馬之法有四。朝廷養馬於西北邊。如周非子、唐王毛仲、故事一也。復明之茶馬舊制。以茶易蕃馬。二也。取士必試其騎射。則士之養馬者多矣。田賦出兵。令若干家養一馬爲兵用。而民乘馬者不禁。則民之養馬者多矣。

崑繩以爲地域所關者大。而百工末技也。不得與諸部等。故改工部爲地部。而別設工曰司。然地域至承平時無多事。專立一部。與農禮兵刑不倫。且每縣有縣郵司地。則縣中儘有無山川阨塞者。亦有一二年不須修城浚池者。當爲何事乎。且料理阨塞城池。卽工事也。古制工爲四民之一。今士統於成均。農統於司農。商統於司均。則工統於一部。亦不爲褻。莫如仍稱工部。而幷地域司之。考工司不必另立。凡天下土地山川阨塞。及封濬建國立邑。宮室溝洫。以及百工。皆屬其任。而分中大夫理之。任亦重矣。周禮考工。卽統理國邑城池溝洫可證也。州藩以下皆然。

周禮冬官曰大司空者。以分天地四時。象冬也。今下尙有貨部而稱大司空。非宜矣。工部宜改稱曰大司

事。以郯子論官有鶻鳩司事一名。而周禮云。冬官掌邦事也。

周禮六官之外無官。陸桴亭曰。鴻臚、太常、光祿、可幷入禮部。太僕、宛馬、可幷入兵部。翰林、尚寶、欽天、可幷入吏部。何者。緒紛也。今擬御史府、黃門院、特設。爲職司言責有所束。恐不得盡也。成均特設。尊教也。通政特設。爲達章奏。亦不可更有鈐制者也。金吾、羽林、特設。兵權不可專一。且隱然天子自將也。若歷象太卜。周禮原屬宗伯。二司宜入禮部。岐黃周禮屬冢宰。今無吏部。宜入之工部。以製藥亦工事也。都給事卽今之掌印給事中也。與他給事職品並同。院官凡十三人。而士止六人。何獨少也。意誤耳。

至翰林院則直當去之。思辨錄曰。翰林院始於唐。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醫卜伎術之流。皆置於別院。以備燕見。而文書詔令則掌於中書舍人。未之及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等草文詞。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陸九齡張說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爲天子私人。而翰林院始甚重。然所謂學士。皆以親疏遠近爲貴賤。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宋始有定制。職始貴顯。至於今制。則直以爲儲相之地。夫宰相。天下安危之所寄也。當取洞悉國體民情者。豈可徒取文詞之士乎。明代大學士卽相臣也。不用歷練禮樂兵農親嘗民事之官爲之。而但以科舉高第選入翰林。弄筆磨墨。坐至館閣。高拱於愼行等身爲學士。而卽非之矣。今卽不用以儲相。而尙存其官。何爲者。禮樂制

誥諸事。已在禮部。備顧問則師保端揆任也。何爲重出。顏習齋先生曰。今世以翰林修撰編檢爲第一清要之職。何唐虞聖帝命官詔牧。竟忘此一銜也。誦讀浮文之禍。害及官政民生。可歎也夫。

歷象、太卜、考工、岐黃、不用士。謂之雜途。則猶宋明書生氣習。而非古也。天下當爲不可不爲者。皆正途。不可言雜。有其途雜而帝王尙用之者乎。名之曰雜。是教之輕節自喪矣。周禮醫師上士。獸醫下士。考工埒於六卿。太卜爲下大夫。太師下大夫。小師上士。矧羲和欽若昊天。以授人時。爲堯舜行政用人之首。而乃曰雜途。令出身非士者爲之乎。今擬縣醫官以藝能科習醫者爲士。屬縣工查核。縣卜官以天文科不貢於京師歷象司者爲士。屬縣正查核。惟伶官或士或非士。不拘。然必以品端業精者爲之。不名之雜流也。至其下之非舞扮而但吹彈歌詠者。仍當用矇瞍。以使瞽人有用。

六曹卽以農曹禮曹名之可也。不必別立一名。以下廳衙皆然。郵驛近於兵。當隸之縣兵。而縣司工者不可官名。縣郵卽曰工衙爲宜。

大學釋平治。申戒好貨。貨部之名不雅也。泉貨當如周禮寄於農曹。不必專部。卽冢宰別爲相府。而但留五部。如漢后稱五曹五尙書者。未爲不可也。

平書訂卷四

建官第三 中

平書曰。品級奈何。九品有正有從。官多故耳。設官既少。何必然。去其從。但爲九品可矣。公孤不臣也。在品級外。相國、金吾大將軍、爲一品。六卿、都御史、大司成、侍郎、羽林大將軍、爲二品。通政使、亞卿、副都御史、少司成、侍中、爲三品。中書令、給事中、令史、爲四品。司業、中大夫、納言、爲五品。都尉、羽林郎、爲六品。中書舍人、監察御史、爲七品。四司正俱六品。副七品。同知八品。藩王不在品級內。有議在後。州牧二品。州藩師、六曹、四品。三監七品。太守五品。郡師、六廳、七品。三監八品。要縣上縣令七品。學師、六衙、八品。三監九品。中縣下縣令八品。學師、六衙、九品。三監亦九品。有議在後。服色具別錄。廩祿奈何。一品歲祿米二千四百石。錢一千二百貫。帛三百端。布五百端。公孤食一品祿。二品米二千石。錢一千貫。帛二百端。布三百端。三品米一千六百石。錢八百貫。帛一百端。布二百端。四品米一千二百石。錢六百貫。帛八十端。布一百二十端。五品米八百石。錢四百貫。帛六十端。布一百端。六品米六百石。錢三百貫。帛四十端。布六十端。七品米四百石。錢二百貫。帛二十端。布四十端。八品米二百石。錢一百貫。帛十五端。布三十端。九品米一百二十石。錢八十貫。帛十端。布二十端。選士米錢比九品。無布帛。上士米百石。錢六十貫。中士米八十石。錢五十貫。下士米六十石。錢三

十貫。鄉師鄉官司生俱有米二十四石。錢十二貫。有議在後。上者足以養其廉。下者足以代其耕。如此。乃得盡以田業農。以貿易業商。而不使卿大夫士奪農商之利矣。銓選之法奈何。一則以一途爲升降。不以他途雜之。一則別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一則公用人之權於天下。不以一部專之。縣令可入爲中書舍人、監察御史、舍人、御史、可出爲郡守。才懦者爲納言。有議在後。亦必爲郡守而後可以選。郡守可入爲中書令、給事中。中書令、給事中、可爲通政使、副都御史。通政使、副都御史、可出爲州牧。州牧可入爲侍郎、都御史。侍郎、都御史、可爲相國。而爲官止矣。此一途也。縣師可爲郡師。郡師可入爲司業。司業可出爲州藩師。州藩師可入爲少司成、侍中。少司成、侍中、可爲大司成。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丞可爲郡藝郎。藝郎可入爲農部中大夫。農部中大夫可出爲州藩司農。州藩司農可入爲少司農。少司農可爲大司農。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正可爲郡治中。治中亦入爲司業。司業可出爲州藩宗伯。州藩宗伯可入爲少宗伯。少宗伯可爲大宗伯。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禮樂經史文學正可爲郡禮樂經史文學治中。郡禮樂經史文學治中可入爲禮部中大夫。禮部中大夫可出爲州藩禮樂經史文學宗伯。禮樂經史文學宗伯可入爲翰林院令史。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有議在後。縣尉可爲郡別駕。別駕可入爲兵部中大夫。或二衞都尉、羽林郎。兵部中大夫、都尉、羽林郎、可出爲州藩司馬。州藩司馬可入爲少司馬。少司馬可爲大司馬、羽林大將軍。大司馬、羽林大將軍、可爲金吾大將軍。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督可爲郡司理。司理可入爲刑部中

大夫。刑部中大夫可出爲州藩司寇。州藩司寇可入爲少司寇。少司寇可爲大司寇。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郵可爲郡典方。典方可入爲地部中大夫。地部中大夫可出爲州藩司空。州藩司空可入爲少司空。少司空可爲大司空。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同可爲郡節史。節史可入爲貨部中大夫。貨部中大夫可出爲州藩司均。州藩司均可入爲少司均。少司均可爲大司均。而其官止矣。此一途也。縣三監判可爲郡三監丞。郡三監丞可爲州藩三監尹。亦可爲京司同知。監尹同知可爲司副。副可爲正。而其官止矣。獨歷象司專設於京師。但以天文生爲同知。同知爲副。副爲正可矣。京師有附生。故凡生不必取於外。外惟縣有附生。郡之生缺則取於縣。州藩之生則取於郡。蓋附生學習其業者無祿。生有缺則以附生之善者補之。有議在後。此雜途也。陞以其途。降以其途。所謂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雜之者如此。三載考績。天子考相國之賢否。相國考卿貳、大臣、州牧、藩王之賢否。府部院衛各考其屬之賢否。州牧藩王各考其屬與郡守之賢否。郡守各考其屬與縣令之賢否。縣令各考其屬之賢否。縣上之郡。郡上之州藩。州藩上之府部。而俱上之天子。外則巡按御史核其實。州牧藩王又考御史之賢否。內則御史府、黃門院、核其實。定爲上中下三等。上者加級賜金。如級即予其級之俸祿。中者留。下者黜。三考而後陟其上。或留或降其中。有殊績者。不次用之。而巡方御史又歲一按之。州牧藩王又察其賢不肖之尤者。不時舉錯之。所謂別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者如此。凡府部院衛長貳州牧藩王有缺。兩相國各舉賢才。可同可異。聽天子所命。都御史參之。有不當。給事中駁之。御史糾之。凡府部院衛之屬。則長貳除之。以名聞。不當。御史糾之。州藩

之屬。除於成均六部。郡守及要縣上縣令。除於侍郎與副都御史。中下縣令及郡縣之屬。除於州牧藩王。俱以名聞。四司之屬。各除於其長。而以名聞於禮部。三監則尹。除於州牧藩王。丞除於守。判除於令。守令以名聞於州藩。其黜陟也亦然。所謂公用人之權於天下。不以一部專之者如此。

藩王亦不必出品。以啓僭越之端也。藩侯同異姓。當皆爲二品。惟同姓本一品者居藩。仍一品食其品祿。金吾大將軍品與宰相等。在六卿上。權偏重矣。宜與六卿及羽林大將軍同爲二品。

御史七品。明太祖以其權重。故小其品。然食七品祿似薄。當與中書舍人俱六品。郡師六廳亦當六品。要上縣令六品。學師六衙七品。以親民之官祿宜厚也。中下縣令七品。學師六衙八品。衙品尊於醫卜公正。以便考核。

鄉師當以中士爲之。或致仕官有精力願爲者亦任之。祿米二十四石似少。卽以中士之祿祿之。有異能者。間除縣師。若才止其任而善教者。加品官爵祿以優之。

正畯巡食中士祿。授九品官者食九品祿。公正、中下縣九品。統五鄉五千人。要上縣八品。統十鄉萬人。或八鄉八千人。各食其品之祿。

居官惡浮躁。亦惡疲懦。況納言亦天子耳目。而可以才懦者爲哉。宜更曰。舍人、御史、可爲納言。出爲郡守。郡守可入爲中書令、給事中。納言亦爲之。

治中亦入爲司業。司業可出爲州藩宗伯。二端不妥。既分兩途。乃復糾纏。何也。宜更云。治中可入爲禮部中大夫。禮部中大夫可出爲藩侯宗伯。

觀下入爲翰林院一條。乃知上之糾纏不清者。以此也。愈知翰林院之當去矣。

醫卜之官。亦自縣而郡而藩而京。以一途陞之。若縣判缺則以京司之士除之。士除官。皆勿遠其家。醫卜秀士。學成爲醫判士卜判士。郡則取之縣。藩則取之郡。京則取之藩。不必京置附生學習也。歷象獨京師有。而亦直取之縣。不必有附生。以京師爲附生學習而無祿。不可居也。惟縣醫卜下士。郡醫卜中士。藩醫卜上士。京醫卜選士。其俸祇如下士、中士、上士、選士之半。以醫卜爲人診選。不能卻餽遺。可以養生也。

郡縣除官之法。愚擬云。郡守除於侍郎都御史。郡師郡屬除於藩侯。要上縣公正除於通政、掌印、給事、副都御史、中書令。縣師除於司成之貳。縣屬除於六部之貳及金吾、羽林將軍。中下縣公正除於藩侯。縣師除於藩師。縣屬除於藩曹。凡縣令皆除於藩侯。以上俱以名聞於端揆府、御史府。達之天子。不當駁之。內則給事御史、駁之糾之。外則巡按御史糾之。鄉師正畯巡命於郡守。以名聞於藩。保長命於縣令。郡命不當。縣令爭之。縣命以公正及正畯巡舉之。藩侯巡按御史皆察之。至間有保長之爲正畯巡者。縣舉於郡。郡以名聞藩而用之。正畯巡爲六衙者。縣舉於郡。郡舉於藩。藩聞於兩府。達之天子而用之。

平書訂卷五

建官第三下

平書曰。太倉陸世儀云。從來帝王之家。處宗族爲難。尊其位。重其祿。固親親之道。然過於優柔。不爲限制。宗繁費大。爲惠終窮。亦國家莫大之憂也。夫子孫之親。與祖宗等。祖宗尙以親盡爲隆殺。況子孫而不爲之差等乎。宜以古禮爲準。上則高曾祖考。下則子孫曾元。皆以四代爲次第。如天子之庶子則爲皇子。皇子之子爲皇孫。以下爲皇曾孫、皇元孫。其祿以漸而降。至皇元孫後則不降。不可降也。皇子之庶子又爲王子。其下爲王孫、王曾孫、王元孫。其祿亦以漸而降。至王元孫後則不降。不可降也。如此則無過重之憂。亦無失所之患。庶幾情義兼至矣。崑山顧炎武云。漢唐之制。皆以宗親與庶姓參用。入爲宰輔。出居牧伯者。無代無有。宋不立此格。而明亦然。崇禎時始行換授之法。而教之無素。舉之無術。未見有卓然樹一官之績者。三百年來。大臣畏辟不敢言。至天子獨斷行之而已晚矣。然則親賢並用。古人所以有國長世者。後王可不鑒乎。又曰。憫管蔡之失道。而作棠棣之詩。以親其兄弟。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弱。西漢之所以亡。惟聖人以至公之心。處親疏之際。故有國長久。而天下蒙其福。此二說者俱至當。然微有可議者。請參其說而用之。有一代之天子。必有一代之皇子。是皇子無窮。

而王孫亦無窮。祿終不可及。若皇子出封爲王者。祿米萬石。錢五千貫。帛千端。布二千端。有議在後。王之世子爲公。衆子爲侯。公之世子爲侯。衆子爲伯。侯之世子爲伯。衆子無爵。伯之世子爲某王宗子。百世不易。而王衆子侯之世子爲伯。其衆子與伯之子俱無爵矣。此以四代爲限之義。而宗子百世不易。則親親之道未嘗不篤也。乃祿則遞減。公米五千石。錢二千五百貫。帛五百端。布一千端。侯米四千石。錢二千貫。帛四百端。布八百端。伯米三千石。錢一千五百貫。帛三百端。布六百端。宗子則米千石。錢五百貫。帛百端。布二百端。使奉其祭祀。宗子外皆無祿。則祿固有限制矣。王之官有六。二長史。四贊善。一曰左春坊左長史。王之師也。以縣師爲之。比於郡師。教王以修身事君。事親睦宗。使下之道。禮樂兵農。射御書數。經史文章之學。一曰右春坊右長史。王之相也。贊王之德行言動。主其庶務。內而宦者。外而屬官宗族。莫不統之。而舉劾其賢否。以縣令爲之。比於舍人御史。一曰儀禮司贊善。主王之祭祀朝聘。燕饗昏喪之典。一曰會計司贊善。主王祿之出入。節其盈縮而爲之息。一曰護衛司贊善。主帥兵。爲王宮之衛。司扈從。備田獵。一曰刑罰司贊善。糾王宮內外。侍御宗族之不法。及爲王刑其所譴責。皆以縣佐爲之。比於郡佐。自王以下。公侯伯俱設。宗子則不設。而學於縣師。他務皆攝於縣。立宗學。設宗學師。如鄉學。教宗室之童子。成者入縣學爲士。與民同。以上有議在後。不能農軍工商。聽所爲以養其生。亦與民同。但不得爲隸爲僕耳。宗室之籍。宗子掌之。宗室之事。宗子主之。宗室之善。宗子帥之。宗室之不肖。宗子禁之。宗室之賢才。宗子舉之。宗室之顛連

無告。宗子收之。可請祿於朝。宗法由此立矣。宗子無後。爲之立後不絕。以收族人。若無族人則不立。卽王嗣絕。而無功德者亦不立。而宗室之賢。無官不可爲。但內不得爲相。以遠嫌。外不得爲牧。以可以爲藩王。與異姓別。夫同姓原借其藩屏之力。不在徒與異姓參用於朝。觀唐宗室之爲宰相者。至十有一人。其他可知。乃始不能制武氏之篡。中不能除安史之凶。終不能定黃巢朱溫之亂。以同姓雖多。無兵力故也。漢初則以齊代而平諸呂。其末猶以荆益而興昭烈。苟無尺土一民。何能濟哉。故宗藩權重。固爲禍階。而宗子維城之助。必不可少。若如愚議。藩王與州牧並建。廢世守之制。三考黜陟。一聽於天子。內外相維。親疏相間。有封建之利。而無封建之害。又何慮焉。凡皇子之爲王者。如舊制。分封於外。無土地人民之寄。賢者然後用之爲藩王。罷歸仍爲其本王。若夫有開國之勳。與後之定大難。成大功。封之公侯伯。使其子孫世襲者。亦在品級外。有議在後。然有爵祿而無官。必擇賢者因才以官之。官之則一。從官之制。不論世爵。其子弟之入學者。與庶民同。其統宗族。與王之宗子同。而宗法亦可立矣。若功有大小。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而限以世。無不可也。外此又設九等之爵。分九品以待有功。曰上柱國。曰左柱國。曰右柱國。曰輔國將軍。曰鎮國將軍。曰都督。曰光祿勳。曰散騎常侍。曰指揮使。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孫而限以世。無不可也。又設五等之爵。自五品至九品以爲恩錫。曰朝列大夫。曰奉議大夫。曰承德郎。曰迪功郎。曰登仕郎。皆止其身。或有祿。或無祿。無不可也。如此則有功而報以爵祿者。不致於濫名器。官方有不清者哉。至宦者雖不比於臣工。然既爲天子侍御。亦不可不加之秩。使其紫衣者爲

七品。曰太監。綠衣者八品。曰少監。藍衣者九品。曰近侍。無秩者青衣。分以監而別其事。如舊制而省之。足用而已。不多設。但爲天子司冠裳飲食。書籍器具。備使令。供灑埽。稍關政事者。不任也。東宮后妃之宮。及親王藩王俱用之。其數遞減。而嚴爲之防。如明太祖舊制。交通外官預政者。必殺無赦。庶可永絕其禍。而宮闈亦得其用矣。擇宮刑而不狡黠者用之。於戲。有明宦官之禍最烈。然烈皇初誅魏奄。盡削宦官之權。歸之搢紳。乃捍患禦侮。無一可恃之人。而競門戶肆奸欺者。比肩林立。君子小人。同歸誤國。不得已又用宦官。而事益不可爲。顧炎武曰。昭王歎息。思良將之已亡。武帝咨嗟。惜名臣之已盡。而燎原靡撲。過涉終凶。可爲痛哭者矣。嗚呼。是豈一日之故乎。蓋由取才既不善。官制又不善。天下之壞已久。遂致魚潰肉爛不可救。用宦官亡。不用宦官亦亡。有天下者。可不於取士建官三致意乎。

皇子卽當封侯爵以公。以古公侯一等。而不可稱王也。公之世子爲伯。衆子爲男。伯之世子爲男。衆子男子無爵。世子男之世子爲宗子。衆子無爵。宗子則四世矣。以下百世不降。如男之世子不肖。於兄弟行擇立。以後不賢。亦可黜之別立。但有族則不絕其後。其親親也。

公祿當視一品。伯祿當視二品。男祿當視三品。宗子祿當視四品。以合古制。周封周、召、管、蔡、與太公等無異。則伯叔兄弟之親。祇可同於異姓之高賢而無所過。一古制也。殷周天子千里。子弟有功而封。大者不過百里。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是子弟取君百分之一而已極也。今一品米二千四百石。百之爲米二十四

萬石。錢一千二百貫。百之爲十二萬貫。帛三百端。百之爲三萬端。布五百端。百之爲五萬端。節儉之天子恐宮中費不及是矣。則取百分之一以爲皇子用。豈爲薄焉。二古制也。且皇子教之成均。伯子男子教之各處之學師。必考其性質開明。德行平順。然後皇子封以公。公子封以伯。伯子封以男。若愚頑狂惑。則皇子宮中養之。公伯子擇賢封之。無賢則量予以祿養之。

公侯祇可立二長史。品如中下縣令。要上縣公正陞之。二贊善佐之。品如中下縣衙。中下縣公正陞之。以不治民。不必多官也。一左主教導公侯以道藝。及朝祭五禮。賓客宗族諸儀。一右主輔公侯之事。御下用財。兵衛刑賞舉劾諸務。伯一長史一贊善。男惟一贊善。公兵撥之所在郡縣。以備扈衛田獵而已。不過五十名。伯四十名。男三十名。

長史不必名左右春坊。以此爲隋唐宮僚官名。公侯用之。非宜也。

贊善主王祿而爲之息。非體也。前云士不得奪農商利。而況侯伯乎。況於出納以求息乎。

公伯男宗子之子。皆令所在學師教之。亦限以歲例。宗室子弟。則皆同民。由鄉學而縣郡以上。進賢退否。不必另設宗學。以古世子皆入太學。與庶民齒讓。無二學也。

宗子內當補一節云宗室有罪。宗子與縣令合審之。詳之藩侯。達之天子而成之。刑之於隱處。不於市。

唐宗室無兵力。不能定亂。而晉以主懦。諸王擅兵。遂自屠戮。亡其宗社。愚以爲宗室爲藩侯者。當有兵柄

以爲屏翰。爲內臣者。卽相亦可居。但大司馬與金吾、羽林、兩大將軍則不得爲。以遠嫌耳。

衍聖公亦祿視一品。令藩侯保其賢立之。其後不賢者。亦可廢之。行輩中另選。至曲阜令。一如他處縣令。

不必用孔裔。功臣受封者。大功亦不得過一品。如同姓以次而降。

武功爵當從四品起。分六等。以公伯男從一品起。此當降之。故從宗子之品起也。

平書訂卷六

取士第四

平書曰。古之教士。不外六德、六行、六藝。而上士、中士、下士、皆士也。爲國任事分猷。以備卿大夫之選。故多練達偉敏宏毅之才。未有徒以讀書能文爲士者。徒讀書能文。且不足爲士。況所讀不過八股之文。又出於唐宋明經進士之下哉。嗟乎。人才靡弱不振。至宋已極。而明殆有甚焉。蓋上之所取在是。則下之所趨亦在是。既以八股爲科舉。則天下惟知習此之爲學。惟知習此之爲士。舉凡德行道藝。與所以致治勘亂之具。概置不問。一幸登科第。則政事聽之胥吏。心力用之營求。貪富貴。競門戶。而無事則徇私以釀禍。遇變則置安危於不顧。非無忠良有用之才。要皆時之間出。而非科舉所能得者。是敗壞朝廷者士。而敗壞人才以爲士者。朝廷也。故士必養之善而後取之精。取之精而後用之當。昔宣宗嘗謂楊溥曰。教養有道。人才自出。徒循三載考績之文。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不能成允釐之治。至哉言乎。非三代以下賢君所能及。然則不行鄉舉、里選、小學、大學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廢科舉。不能行鄉舉里選、小學、大學之法。所必然矣。每鄉立一學曰鄉學。統於縣。縣曰縣學。統於郡。郡曰郡學。統於州。藩州曰州學。藩曰藩學。統於京。各立一師。京曰大學。大司成主之。而統乎天下。凡鄉人之子。有聰明俊秀者。八歲。有異質者。卽五七歲亦可。有疾病者。卽九歲十歲亦可。但不可過十歲。父兄言

於鄉正而入之鄉學。謂之鄉學生。鄉師教之孝父母。敬長上。習幼儀。認字。不必讀書。習小九九。字以萬爲數分門認之。如天文地理之類爲一卷。五行八卦之類爲一卷。即俗所刊雜字而詳核之。所習三字書而推廣之。即解爲訓詁其義。即使書寫字。日以十字爲率。三年可寫萬字。反復學習。五年無不通者。通此萬字。而俱能明其義。俱能依正韻寫而不雜於俗。固已勝於今科名士十倍矣。凡不率教者責。不可教者黜。可教者教之。五年可成矣。不成。再教一年。十三歲入縣學。有議在後。曰縣學生。鄉學生舍於家。縣學生舍於官。縣師教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大學修己治人之道。讀孝經四書。大學用原本。習一經。分經爲八。易一書一。詩與爾雅一。春秋左傳一。春秋公穀一。周禮一。儀禮一。禮記一。看通鑑。以資治通鑑並前編續編定爲簡要一書。使觀閱。近所刊小鑑。皆脫略不可用。讀古人有關世道明暢之文。選一定本。不必多。○以上皆與講解。習騎射。其他武藝。惟分兵科者習之。習六書九章。定射御書數四藝全書一部。使之講習。而師親指授。限日分習。○御不必御車。即乘馬法。作策論。但欲明達成章。有見識。不辭費。不貴辭華。不許抄襲。○以上諸業。教之有序。不可躐等。不率教者責。不可教者黜。可教者教之。五年可以成矣。不成者再教一年。凡鄉師月一薦其學生之優者於縣師。不優者不必薦。縣師召而考其優劣以賞罰之。即以爲鄉師之殿最。有議在後。縣師三月一薦其學生之優者於郡師。郡師按縣考其優劣而賞罰之。即以爲縣師之殿最。郡師歲一薦其屬縣學生之優者於州藩師。州藩師按郡召而考其優劣以賞罰之。即以爲郡師之殿最。總之。州藩師督郡師。郡師督縣師。俱無學生。學生俱在縣。若縣學教成之後。十八歲而冠。進之郡學。郡師教之三月。察其德行。試其學藝。善進之州藩學。州藩學教之三月。察其德行。試其學藝。善進之成均。司成教之三月。察其德行。試其學藝。善謂之太學生。遣之歸。分科以爲士。其不善者。成均退之州藩學。州藩學退之郡學。郡學退之縣學。各以多寡爲其師之罰。而更教之。

而更進之。分科者。縣令集太學生。會師與丞、正、尉、督郵、同、公量其才以定其科。有專科十。曰禮儀。曰樂律曰經學。通明十三經註疏傳說。曰史學。通考二十一史及國史。曰文學。博通古文詩賦。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方域。熟習方域形勢水利。曰理財。兼科二。兼六科者。農、禮、兵、刑、方域、理財。兼五科者。禮、樂、經、史、文學。有議在後。共十有二科。分之八署。使各習其事。兼六科者令署。兼五科者師署。正署。禮、樂、經、史、文學。各入其正署。農丞署。兵尉署。刑督署。方域郵署。理財同署。皆無定數。而均分之。惟兼科倍。以用處多也。即其署之士而爲之附。曰秀士。三年明習厥事。乃實授之曰下士。始有祿授室。蓋二十一歲矣。其有學成遲。年歲過者不拘。且夫朝廷以書生胥吏治天下久矣。胥吏終身窟宅於文法。而以書生臨之。猶以嬰兒御豪奴悍婢。且遞更其主。其亡家喪產無足怪。然爲政者。以爲舍此二者。事將莫與理。若如此法。養才爲士。使之治事如吏。而革生員。革書辦。廢二以爲一。即舉之以爲官。則二者之害除。而士皆卿大夫之選。非三代之良法乎。其官之奈何。縣曰下士。郡曰中士。州藩曰上士。京師曰選士。京師取之州藩。州藩擇其尤者而進之。州藩取之郡。郡擇其尤者而進之。郡取之縣。縣擇其尤者而進之。凡要縣上縣之官缺。則府部院衛舉選士之賢才著者除之。以其名聞。中縣下縣之官缺。則州牧藩王會六曹。舉上士之賢才著者除之。以其名聞。凡入縣學。必鄉師鄉老宗族舉其孝弟。而後縣師乃受。由縣學而郡學。而州藩。而成均。必皆其師舉其孝弟而後受。僞者罪之。舉連坐。及爲士。由縣而郡。而州藩。而京師。必皆其長各舉其廉能而後受。僞者罪之。舉連坐。至舉之爲官。益愼矣。孰肯徇私妄

舉以自累。使國家不得眞才用之哉。凡不孝、不弟、不廉能者、許人告訐。噫、養之善。取之精。用之當。人才輩出。不出三十年。濟濟不可勝用矣。若夫自鄉學黜者。改業農軍商工。亦可以養身。亦不至爲莠民。自縣學黜者。可以習天文。習卜。習醫。有議在後。習制器。入司監爲生。亦可以進身。亦不至廢放。中士下士。過五十。不得爲上士選士者。卽退爲鄉師。猶堪爲士者聽。六十則必退。亦可爲朝廷教士。亦可食祿終身。不致窮困無所用。如此則舉天下無一棄才。盡天下之才。供天下之用。豈不勝於科舉之法百倍。且過於秦漢之法倍蓰哉。詩曰。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猗歟休哉。予日夜望之矣。

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藝。自顏先生倡明此學。而今學者多知之。卓哉見也。雖樂正有四術之名。師氏有三德三行之稱。州長黨正。鄉非一地。司樂大胥。教非一職。米廩瞽宗。制非一代。庠養序射。學非一名。而總不外智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已。尊德性以此。道問學以此。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卽其所用。所用卽其所學。此府修事和之世。所以治且隆也。漢後漸趨誦讀而輕行藝。至漢武帝置五經博士以教弟子。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太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不離於傳經誦讀而已。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什一耳。明太祖卓然以六藝教士。而行之不久。

又復變更漢晉詞賦。三唐詩律。宋明古文。加之經儒註解。專以筆墨著述爲第一學問。雖胷中廚貯。筆下河縣。而出而應世。文魔書呆。茫然如童婦。觀梁王繹。敵兵臨城。猶君臣倡和爲詩。及敗將降魏。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劍擊柱歎曰。文武之道盡矣。讀書萬卷。猶有今日。嗚呼。徒以書爲文武之道。文武之道。所以亡也。讀書萬卷。猶有今日之禍。正在讀書萬卷哉。至流而爲詩文。愈可怪歎。日日揣摩。年年背誦。閉戶搨首。偶閱一世事。則亟走恐亂之。氣息柔脆如婦女。人事迂闊如天癡。是曰醇儒。及一入仕籍。乃望以強力有爲。使司禮樂兵農。是墨之懸而白之募也。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且學正壞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學。以致天下無辦事之官。廟堂少經濟之臣。民物魚爛河決。誰遺之禍哉。喆人變法。不再計而決矣。

文字除經史及禮、樂、兵、農、天文、地理、工、刑、射、御、書、術、醫、卜、技藝、諸正書外。凡詖淫子書、無用語錄、文集四六、時文經書、俗下講章小說、二氏邪說。俱宜焚而禁之。

春秋公穀傳簡略。且多訛誤。可備涉獵。不宜名一經。令士分習也。十三經當更名九經。易一、書一、詩一、爾雅一、周禮儀禮禮記一、皆禮書也。孝經一、春秋一、三傳入內。論語一、孟子一。大學可從禮記提出專讀。若中庸仍入其中。不必令幼學人人誦之。以天命鬼神費隱。孔門所以詔上達。非中人小子。人人可語也。

八歲以後。能通萬字。卽有誦讀矣。何以曰不讀書也。但不專讀書耳。十三歲尙未成童。卽離家而宿縣寓。

似早。且年稚。難習騎射。十八歲前後。有聰明者。九經廿一史卽可涉覽。至從成均回。分科而將入仕。設經史二名。卻又非宜。今妄爲訂正。以俟用者擇焉。八歲入鄉學。鄉師教之孝弟幼儀。認字。習九九數。讀孝經、論語、大學、孟子、至易、書、詩、附爾雅。與詩同習。春秋、附三傳。周禮、儀禮、禮記。三禮各爲一卷繁也。則各肄其一。習小樂小舞。十五歲冠。入縣學。教之存六德。行六行。講究經世濟民之道。看通鑑及古人有用之文。如治安策原道等。習禮、樂、騎、射、六書、九數。作策論。聰穎者使之通涉獵九經廿一史。二十有室。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察試德行學藝。進之藩學。教之三月。察試之。進之成均。司成教之三月。察試之。考士以德行六藝。策論但取通順。不以此定士。若天文農政等科。專精者。卽文理艱澀。皆取之。謂之太學生。遣之歸。如四川、雲、貴、兩廣、僻遠之處。學生皆進成均。三月後歸。恐費煩難行。或中原近王都者。學生親入成均。教試。遠地則多設司業。分遣至藩侯處教試之。如今學院各省典試之制。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經史有用之文。卽附二科內。曰天文。曆象占卜術數。卽附其內。歷象雖設於京師。而必有縣士。分科習成。始進京司。爲士。以次升官。廣其學也。廣其學則精者出。天時可正。若如明歷之弇陋差訛。使西洋人進而詆攻之。豈非中國之羞乎。天文生除京司用外。則爲縣占卜術數之士。亦甚有關。近自士人不爲。以致無學之徒。於陰陽風水六壬諸術。妄立神煞。多行忌諱。以劫禮教。以愚生民。若盡使有德有學之士爲之。久自能明正理。以清邪說。而惑世誣民者。可以熄焉矣。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藝能。方域、水學、火學、醫道。皆在其內。卜士皆三年卽習厥事。實授醫卜監判事。曰理財。曰兼科。如天文、能二科。兼科者。但可少少知之。共九科。分之各署。兼科者令署師署。農丞署。禮樂正署。兵尉署。刑督署。藝能工署。理財同署。惟卜隸正署而入於卜署。醫隸工署而入於醫署。皆無定數。以須人數爲多寡。至實授下士有祿。蓋二十四歲矣。前此無祿。皆其父兄或士或農工商養之。至有祿有妻。自成家室。父爲農者。不奪其業。其鄉師薦優也。三月一薦。縣

師薦優也。半年一薦。郡師薦優也。一年一薦。以鄉師一月一薦。縣師一月一考。太數也。

縣師一縣一人。恐不能盡教闔縣之士也。且鄉學生入縣學五年。離縣遠者。資斧亦難。而左右父兄之儀。亦不便矣。當每縣設五大學師。一在縣。四在東西南北四鄉。鄉小學教成者。各以附近入於大學。教之五年。而各進於郡學。縣或有小者。三四亦可。

用人以一途爲升降。仕不違其才。用得盡其長。千古之善政也。獨是要上縣官缺。舉選士除之。中下縣官缺。舉上士除之。未有明文定途。愚擬要縣上縣之令缺。以要上縣公正陞之。公正缺。以黃門院、通政院、御史府、端揆府、之選士除之。縣師缺。以成均府之選士除之。縣丞缺。以農部之選士除之。縣正缺。以禮部之選士除之。縣尉缺。以兵部、金吾、羽林、之選士除之。縣督缺。以刑部之選士除之。縣工缺。以工部之選士除之。縣同缺。以貨部之選士除之。中縣下縣縣令缺。以中下縣公正陞之。公正缺。以藩府按院之上士除之。縣師缺。以藩師之上士除之。縣丞缺。以司農之上士除之。縣正缺。以宗伯之上士除之。縣尉缺。以司馬之上士除之。縣督缺。以司寇之上士除之。縣工缺。以司事之上士除之。縣同缺。以司均之上士除之。凡縣鄉師缺。以郡守郡師之上士爲之。鄉正缺。以治中司理之中士爲之。鄉畯缺。以藝郎之中士爲之。鄉巡缺。以別駕典方之中士爲之。司市缺。以節史之中士爲之。鄉師以下。皆以本鄉之人。下士轉中士。以次上陞。或才只堪爲下士者。終身其職。如秀士不堪任下士。與任下士而才亦不稱者。則退爲農與工商。自縣學黜。

與進之郡藩成均被退。而終不能進爲士者。皆令改業爲農工商。平書曰習制器。亦工事也。

學校立而選舉善。上也。然當學校初立之時。人才尚未就緒。須先以徵辟用之。卽定制後。有奇才高士。卓然翹楚者。於學校選用常格外。間一行之。亦可鼓勵天下也。

平書訂卷七

制田第五上

平書曰。孟子以制民恆產爲王政之本。然則民產不制。縱有善治。皆無本之政也。譬諸室基固者。卽壁桷有損。不傾。基不固。雖極雕繪之觀。一遭風雨。立覆矣。三代以下。百姓未嘗無治安之時。乃多不過數十年。少則數年。卽不得其所者。本不立也。然自秦開阡陌。盡天下皆私田。人君何由制民之產。以立王政之本哉。漢限田矣。限之一時。不能限之百年也。魏均田矣。均之一時。不能均之後世也。尤不可者。奪民田以入官。本欲養之。乃先奪其所以自養。凡有田者。能不怨咨駭擾。致離叛之憂乎。坐視之旣不忍。欲養民又無策。仁者將何道以處此。曰。吾有收田之策六。行於草昧初造固甚易。卽底定之後。亦無不可行。蓋誘之以術。不劫之以威。需之以久。不求之以速。有議在後。一曰清官地。如衛田學田之原在官者。清之使無隱。一曰闢曠土。凡地之在官而汚萊者開之。不棄之無用。一曰收閒田。兵燹之餘。民戶流亡。而田無主者收之。有歸者。分田與之。不必沒其全業。一曰沒賊產。凡賊臣豪右。田連阡陌者。沒之入官。四策行。田可得什二三矣。其二策。一曰獻田。一曰買田。明告天下以制民恆產之意。謂民之不得其養者。以無立錐之地。所以無立錐之地者。以豪強之兼并。今立之法。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自耕者爲農。無得更爲士、爲商、爲工。

士、士矣。商、商矣。工、工矣。不爲農。不爲農則無田。士商工且無田。況官乎。官無大小。皆不可以有田。惟農爲有田耳。軍有田亦自耕。但其制少異。天下之不爲農而有田者。願獻於官。則報以爵祿。自登仕郎至中憲大夫五品虛銜皆有祿。願賣於官。酬以資。不能依其原價。酌立一價。歲給之穀數。歲如其質而止。願賣於農者。聽。但農之外無得買。有議在後。而農之自業。一夫勿得過百畝。參用限田之法。則田之不歸於官者。不僅十之一哉。且夫井田可以行乎。曰。師其意。不必師其法。井田之法方。方則利平壤。不利曲狹。利於整。不利於散。棄地多。概用之恐不便。有井有不井。法不一。不一則亂。請仿牧田之法。周牧田之法。或橫或縱。不爲方。爲畺田。亦如井字。象其形。六百畝爲一畺。長六十畝。廣十畝。法用縱橫之。則原隰曲狹無不宜。中百畝爲公田。上下五百畝爲私田。俱種桑以爲界。十家受之。各五十畝。地分上中下。戶亦分上中下。男女二三人爲下。四五六人爲中。七八九人爲上。受各以其等。年六十則還田。子更爲農。則授其子。無子或不爲農。則另授。○有議在後。每畺立一表。書十夫姓名其上。田可指而數。農可呼而按也。取之用助法。編之用保甲。畺百一鄉。鄉畯督之。縣丞總之。縣令稽之。勉其勤。警其惰。徵其租。忽擾也。畺一亭。鄉一舍。丞畯令所止憩也。其樹藝用代田法。漢書食貨志。趙過能爲代田一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爲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莖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除草也。耔附根也。黍苗稍壯。每耨而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陸世儀曰。代田大約如區田而簡易過。通六十畝犂之。隴與甽間廣各二尺。今尺。甽深一尺。穀種其中。糞之。土積於隴。苗出漸下培之。平地而止。根尺餘。風旱無畏也。穫可倍。種有法。耕有法。耘有法。李剛主瘳忘編引呂覽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又曰。三之爲族。苗乃多粟。謂三莖一簇也。又曰。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故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又曰。樹肥無

使扶疏，封磽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枇，磽而專生則多死，謂肥地不必密，瘦地不可稀也。其言皆精。○種田唱歌最妙。穫又倍，於是犂其隴糞，暴之數四，明年則起，其土爲甽，而以今年之甽爲隴，隴甽代，是以五十畝爲二十五畝，而穫數倍，人力厚，地力有餘也。其溝洫則一畫橫計七十五丈，甽隴各一百八十七，共得七十四丈八尺，餘二尺於兩旁爲路，合鄰畫則路二尺，以爲界，畫兩端爲溝，廣二尺，深一尺五寸，澇可洩，旱則水可車而入，鄰畫共之也。畫鱗次百畫外洫環之，廣六尺，深四尺，通於澮，澮廣八尺，深六尺，上下通於川，此水道也，不在畫田內。官道廣八尺，通車馬，旁爲溝，廣二尺，深四五尺，通水，水澇道不沒，種樹道旁以爲蔭，而田路曲折達於官道者，二尺而已。本周禮而變通之。若賦稅惟取之公田，每頃約收百石。今之中縣田率數萬頃，以最下計之，田約一萬二千頃，公田可得二千頃，歲可入穀二十萬石，爲米十二萬石，縣用約三萬石，存三萬，以四萬入之郡，郡入約二十餘萬石，用約萬餘石，郡省於縣者，以鄉師學生鄉官俱在縣，縣之土又多於郡也。存五萬，以十五萬入之州藩，州藩入約七八十萬，用約十萬，歲有軍二千，番練不耕而食之。入京二三十萬，存之四十萬，以備凶荒之用，賑濟之資，軍旅之費，宗室及虛銜官之祿，京師歲入約六七百萬，用約二三百萬，餘皆太倉之積矣。況上縣之田或十倍於下縣，大畝或十倍於小畝，計其所入，且十數倍於此，而粟可勝食乎。凡私田俱無租，但戶納絹三尺，絲一兩，或布六尺，麻二兩，丁歲役之三日，如唐庸調制，此官田也，其未歸於官而農自種者，爲民田，民田賦稅徭役悉如今，不增亦不減，其重自倍於官田，彼見官田也如彼，民田如此，何苦不歸之官而更受之於官乎，如此則天下之田盡

歸諸官無疑矣。至於果園菜圃之在官者。募民種之而收其半。在民者。計畝取其什一而已。園戶俱附於農籍。噫。以二千年不可復之法。一旦而復之。使民之恆產立而王政有其本。於是通商賈以資之。修武備以強之。興禮樂以化之。豐亨豫大。天地位而萬物育焉矣。

井田不可與封建幷論也。封建不宜行。而井田必宜行也。不行則民必不能家給人足。卽聖君賢相。世世補救。差免流亡。而苦樂不均。怨咨痛疾。無可如何。且不行則不能寓兵於農。卽曰於農民選之。而必不能田賦共出。定爲幾家出一兵。幾十家出一兵。何者。以民有田無田。田多田少。參差不齊。不可以供億也。民不溥所養則貧。兵不出於農則弱。貧弱之天下。可久支乎。故曰井田必宜行。然井田又不可與選舉幷論也。選舉易行而難壞。井田難行而易壞也。雖曰人才久養乃出。然學校三物以之教士。卽以之取士。化隆積久。法定崇朝。況以功名奔走天下。彼辭賦詩文至無用。且勞人士子猶覃精傍訊以應之。今使自成其德。自理其行。自善其居身治人之具。以尊於四民上。有不風行而草偃耶。而誰不變耶。至仁賢之修其天爵。不邀人爵者。又不待言矣。故行之易而壞之難。井田則不然。削多益寡。不能驟削。招集流亡。不能驟集。遷稠民而之荒原。不能驟遷。如紹興一地。聞其家與田相當。每家不能一畝。則必遷十之九九而後可也。或均或不均。則法不一。必易亂。立驅盡均。則勢難行。或中阻。平書曰需之以久。愚以爲久以待之。卽不行之說也。賢君立法。心身親收其成者乃可立。若曰百年必世。而吾法始就。則君相一身。豈必永歷年所。而

曰待後之人。漢高祖、唐太宗子。卽不振矣。將事未結而已壞。如之何況此易壞之政也。君之下。惟臣與民耳。今爲臣者皆不許有田。則才技之士。思以宦橐斥地長子孫者不便矣。凡民不得過五十畝。得豪雄思兼并者不便矣。皋夔稷契幾何。畏壘之氓幾何。勢必簧鼓邪說。君相一無主折而從之矣。其難興而易壞。不坐可測哉。若必欲行。則宜尋法焉。三五年間卽釐然有定。而不得爲遲久之說也。且必開誠布公。雷動風行。以爲一勞永逸之計。若誘之以術。則蘇洵父子國策之習言耳。無所用之。聖人所言百年必世。謂治化之成。非論立法也。不使募人代耕。則兼貪者雖欲多得田。無所用之。意甚善也。但耘穫之時。三五日爲彊。以者不論。惟不得有常工爲之治田耳。

崑繩爲我言。四民僕從。當有定制。不惟正名定分。且游手無所容。豪強不得斥。而後農田可均也。愚意農工商無僕。農僕以子弟。工僕以從學者。商僕以從商者。惟士至官有僕。而下士無之。中士上士一僕。選士二僕。九品三僕。八品四僕。七品六僕。六品九僕。五品十四僕。四品二十僕。三品二十八僕。二品三十八僕。一品五十僕。居官僕不足用者用役。恬靜情願少者聽之。惟多則有禁。致仕則去其半。

官不得有田。則致仕之官當有祿。凡以老病而休致者。給原官俸三之一。其子復爲官。或已歸士農工商者。給十之二。如坐罪斥退者。則驅歸農工商。不予以祿。

周禮載師有士田賈田。孟子言卿以下有圭田。而平書言官士工商皆不得有田。似相背者而非也。給農

之田。使耕也。圭田士田等。非使耕也。卽祿也。朱晦庵謂圭田卽與之公田之入是也。但士工商之子出六七口外。願爲農而可授田者。則又實與之田。士工商老則其子養之。士卽至大官者。其子之田不奪。又工非有常廩於官而私作交易者。與里井小商不足五十貫者。量其工商不足養。可與半產。以其身之餘力或子田之。

制田五十畝。而又令有力者得自買五十畝。則或五十畝或百畝。是自亂其制也。其毋然。

收田於六者外。更有四策焉。顏先生曰。如趙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之半於甲。以半供上。終甲身。一策也。田多而犯罪者。量其罪。使入田若干以贖。二策也。凡無子而死者。不許養異姓子。以其田分族親之無田者。有餘官收之。三策也。收寺廟田。四策也。

而制田之道有七。民與田相當之方立行之。一也。其荒縣人少者。卽現在之人分給之。餘田招人來授。人多之處犯罪者。則遷發至其地。二也。民有八分願而二分不願者。古人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雖嚴驅就法。不憚也。三也。明白諄諭。爲民立命。田多者卽暫損一時。而萬世子孫永無饑寒。利孰大焉。四也。凡藩郡縣畯制田有方者。立加爵賞。五也。如萬一有必不可行之地。則或一藩一郡一縣。且如舊例。而限田以數。令多者可賣而不可買。買田者如數而止。而一縣之內。則必不可或均或不均。以滋變端。六也。井田畫田。或貢或助。或陸或水。隨地隨宜。無所不可。但不得過授田之數耳。每家五十畝。亦約略言之。行時以天

下戶口田畝。兩對酌計可也。七也。

有井有不井則亂。此言不然。古鄉遂溝洫。都鄙井牧。未嘗不一而亂也。田制以井爲主。不可井乃畺。不可畺乃奇零授之。畺田六百畝。中百畝爲公田。是六分取一也。毋乃重乎。三代之法什一。漢乃至三十取一。明代除蘇松勿論。大約中原重者不過什一。今民所苦者。暴官雜派耳。非朝廷稅過什一也。然則天下概六一。過矣。愚意如當行畺田者。宜廣十畝。長五十六畝。以五百畝爲十家私田。六十畝爲公田耳。

古給民五畝之宅。今畝大。祇可邑一畝、田一畝。共二畝。其田之宅。宜如周制於公田內給之。

六十還田。有子以田與子。受其養。無子以窮民養之。收其田。惟是有子而孩幼者。收其田則非獨夫。仍其田則老而無人耕種。宜仿古餘夫制。與之半產二十五畝。令七家公佃養之。其子少長。率其子佃之。卽所謂疾病相扶持也。待其子至二十。則授田五十畝焉。若其子入學爲學生者。待至二十五歲有祿。收此半產另給。

地分上中下而家口因之。與地有上中下而易不易因之。二者皆古制。然祇可行其一。不必兼也。愚意欲行一易再易之法。則家口不必分上中下矣。然則家口可均乎。曰。非也。家口亦活法耳。張文升曰。以八口爲率。如家四口者。兩家一分。十六口者。一家兩分。而三人五人皆可當四口。七人九人皆可當八口。如此則治田出賦。更爲均停。不然。以二三人之下。與八九人之上。同爲一家一分。則治田必有精粗。出賦必有

苦樂矣。

平書計縣用內。有學生一條。考前學生俱無祿米。惟至下士始有祿。豈藩師、郡師、縣師、考學生之優者賞以米乎。若如此。亦善政也。

上縣十倍於下縣。大畝十倍於小畝。以今時言也。分土制田。則上縣不得過下縣一倍。古大國百里。小國五十里。田畝天下如一。而分上中下焉。

或謂天下之田。恐不足授天下之人者。未思之言也。天下之口食。不墜於天。不湧於泉。不輸於外國。今時民遇中歲。未至餓莩相望也。況制產則地闢田治。收穫自加倍蓰。乃憂田少不足於養乎。惟以天下之農分天下之田。田無論多少。而四民上下之食皆足。斷然也。或謂溝洫多則損地。余曰。溝洫開而灌溉興。田必沃。稼必茂。一畝可敵陸田數畝。是益田也。溝洫廢地幾何而憂其損耶。溝洫上可藝瓜果雜蔬。詩曰。疆埸有瓜是也。且陸田若無水泉。而又高燥平坦。不致雨潦時洩者。惟均田制產而已。亦未嘗盡責以溝洫也。

然有一端當豫計者。計口授田之後。承平既久。生齒日夥。若又少其數以分之。則屢易爲煩。若初卽荒地若干以待其後。又惜曠土奈何。萬季野持此議。遂謂三代井田亦易亂。又誤矣。三代去古未遠。地多未闢。觀周初岐下皆爲荒萊可見也。今田已耕。不可復荒。然當思別策。或謂人多使爲士。余曰。士以爲官用。豈初授田時。官可缺人。而後乃補足乎。抑士官已相當。而後之歸士者。

但使之頂帶榮身乎。以學爲游閒藪乎。曰不可。則使爲工爲商。予曰。越十年生聚則吳不能當。漢晉後。每代戶口全盛時。增開創一兩倍。世有一農而二三工商者乎。已而思周大司徒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今可仿而行之。分田爲上中下。上地如平書家五十畝。中地家一百畝。每年休五十畝耕耰之。下地家一百五十畝。每年休一百畝耕耰之。歲種易處。亦代田法也。其後戶口漸增。田亦漸熟漸沃。將中地之多五十畝者。再分一家。又增。將下地之多一百畝者。再分兩家。則未分之時。田原有上中下。未爲不均。既分之後。田各得五十畝。未嘗或少。畫界依然。溝洫不改。雖戶口增一兩倍。而無憂田不足也。農增則士工商所用亦多。庶可行之道也。田皆歸官而授之民。則園圃亦如之。曷爲又有在官在民之分乎。當云。凡天下之田。宜果蔬而不穀者。令園戶藝果蔬。每家與園田若干。量八口力能藝治爲數。亦二十授。六十收。什一取之。折米定若干。不以果蔬。近都供天子者。則以什一進蔬果焉。

古有晨起出民於田。日暮入民於里之制。宋藝祖、明太祖、有課民樹藝。及種樹種菜等政。皆鄉畯保長事也。

惲皋聞曰。收田之法。莫善於先限田。一戶不得過五十畝。其過五十畝者爲逾制。必分之於人。必賣之於

官而後已。

又、平書又曰。无得過百畝。是一戶而兼二戶之產也。難以均矣。卽顏先生十九家爲甲佃之說。仍屬多事。且牽延時日。未妥也。

平書訂卷八

制田第五下

平書曰。從來治田。未有不通水利者。南方水利之興已久。但修其弊。舉其廢彊而理之。易易耳。水田饒沃。人授四十畝三十畝俱可。三十者公田六十。四十者八十。皆歲種。可不用代田法。北方則不知以爲利。而惟苦其害。徐貞明、萬歷時科臣。徐光啓、崇禎時輔臣。言之詳矣。謹摘其概而存之。貞明潞水客談云。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乃北方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豈可以常恃哉。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一也。神京北拱。財賦取給於東南。謀國者懷杞人之憂。惟水利興而儲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爲外府。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惟北有一石之入。則南省數石之輸。其利三也。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又可以設險而備敵。其利四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歸。銷釁弭亂。其利五也。南則生齒日繁。北則蓬蒿滿野。若招南人修水利。則民均而田亦均。其利六也。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徭可輕。其利七也。近邊田墾。轉輸不煩。其利八也。京東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水利尤宜。今蓬蒿彌望。若如吳越田而耕之。則利十

倍。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而西北皆可漸而行也。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蓋水聚之則害。散之則利。棄之則害。用之則利。自三代以後。史起、白公、諸人興水利者。皆在西北。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夫水利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則以爲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強也。然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分則流微而易制。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泛濫之虞。田無衝激之患矣。光啓墾田用水議曰。用水之源。法有六。其一、源來處高於田。則開溝引入於田。其二、源之來處甚高。則爲梯田以遞受之。蓋泉在山上。其下有土。尋丈以上。俱治爲田。節級受水。下入於川。其三、溪澗傍田而卑於田。急則用龍骨翻車龍尾車之屬。西洋取水器。以水力激器。以器轉水升於田也。水緩不能轉器。則以人力、畜力、風力、今南方水車。運器轉水於田也。其四、溪澗遠田而卑於田。緩則引至田側。車升之。急則用激法。起水於岸。開溝入田也。其五、泉在此。用在彼。中有溪澗隔焉。則溪澗爲槽而引之也。其六、平地仰泉。盛則疏引而用之。微則爲池塘其側。積而用之。若池塘易涸者。築土椎泥以實之。或爲水庫而畜之。築土者。土築其底。椎泥者。以椎椎地作孔。膠泥實之。令勿漏也。水庫者。以石沙瓦屑和石灰爲劑。塗其底與旁而築平之。令涓滴不漏也。用水之流。法有六。其一、江河傍田則車升之。遠則疏導而車升之。其二、江河之流。自非盈涸無常者。爲之牐壩。灑而分之爲渠。引入田。田高車升之。其下流復爲牐壩。以合於江河。欲盈則上開下閉而受之。欲減

則上閉下開而洩之。其三、江河塘浦之水。溢入於田。則圩以衛之。水積其中。則車升出之。其四、江河塘浦源高而流卑。易涸也。則於下流多爲牐壩以節宣之。爲水則以準之。水則者。爲水平之碑。置水中。刻識深淺之數。以知啓閉之宜也。其五、江河之中。洲渚可田者。隄以固之。渠以引之。牐壩以節宣之。其六、通流近海。迎得潮汐者。淡水、迎而用之。鹹水、牐壩以遏之也。用水之瀦。法有五。其一、蕩湖之傍田者。田高則車升之。低則隄岸以固之。水有餘。車升而出之。不足。決隄引之。蕩湖遠於田者。疏導而車升之。與用流之法略相似。其二、蕩湖有源而易盈易涸。可爲害可爲利者。疏導以洩之。牐壩以節宣之。其三、蕩湖之上不能來者。疏而來之。下不能去者。疏而去之。來之者。免上流之害。去之者。免下流之害。且資其利也。其四、蕩湖之瀦太廣而害於下流者。從其上源分之。其五、蕩湖之易盈易涸者。當其涸時。際水而藝之麥。藝麥以秋。秋必涸也。否則必涸於冬。則藝之春麥。麥秋以前。無大水無大蝗。但苦旱耳。故用水者必稔也。用水之委。法有二。其一、海潮之淡可灌者。迎之。易涸則池塘以蓄之。牐壩隄堰以留之。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反之則淡。禹貢所謂逆河也。其二、海潮入而泥沙淤墊。則爲牐、爲壩爲竇。以遏渾潮而節宣之也。爲源爲瀦以用水。法有三。其一、地高無水。掘深數尺而得水者。爲池塘。蓄雨雪之水。與之合而車升之。其二、掘深丈以上而得水者。爲井以汲之。有起法。有桔槔。有轆轤。有龍骨木斗。有恆升筩。用人用畜。高山曠野。或用風輪也。其三、井深數丈以上。難汲而易竭者。爲水庫以蓄雨雪之水也。二公之言。俱確有經畫。但所祖虞集募

人墾地。因爲其業者。固救敝之策。而與吾收田之策相背。故無取焉。又其意全在水田。夫北方旱田多。禹開溝洫。治旱田耳。觀詩書所載五穀。率旱種可知。揚州厥土惟塗泥。田乃下下。夫水田則塗泥固上上矣。非以其不宜於旱種乎。今於北方可爲水田者爲之。不可爲者。開溝洫以治旱田而已。總之。有川者利於通。無川者利於蓄。通之在溝洫。蓄之在陂塘。故治田宜先治水。相其形勢。去川之遠近高下而爲之澮。上有受。下有洩。以地廣狹爲多寡。澮成矣。然後因之爲洫。爲田。甚高甚下者不用也。甯棄之乎。高者建屋廬。種桑果。下者爲塘。塘欲多。雨潦則水有歸。而蓄之以爲利。山有水口則塘益重。深且廣。水發收之。溢者入於川。無害矣。凡非產沙之地之沙。則山水所致也。山之土多沙。隨水下於地。水去而沙留。故地多廢。此法行則沙漸滌而地可田。予又聞沙地築土圍之。使雨潦蓄其中如池。無論廣狹。刈青草投滿其中。使腐爛。水乾耕之。卽變爲塗泥。而亦可田矣。水利盡於此。

平書所謂旱田。謂陸田也。田有三。一曰水田下地。曰浸水其中。藝稻者也。故周禮有稻人一官。司稼下田。詩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是也。北方下田少則稻亦少。故孔子言居喪食稻不甘。少而美之也。一曰有水旱田。旁有河或池塘。而種旱種其上。如黍稷粱麥之屬。旱則用水灌之。不旱則不必用水。惟平土而種藝之。一曰無水旱田。旁無河塘可灌。惟恃天澤。詩言霢霂雨雪。以生百穀是也。今水田既有水可灌者。溝洫不待言矣。卽無水旱田。而夏停潦者。亦宜以溝洫洩水。鄭康成註周禮云。溝洫爲除水害也。尙書益稷云。

濬畝澮距川。是洩田之水以除害也。不然。如今六七月間。淫雨積潦。行路不通。禾苗渰損。豈細故哉。但不必多耳。

惲皋聞曰。南方水田。雖強有力。不能一手一足之烈治二十畝也。則一夫授十餘畝可耳。

平書訂卷九

武備第六

平書曰。人知周之尚文。而不知周之尚武。大司馬春振旅而蒐。夏茇舍而苗。秋治兵而獮。冬大閱而狩。其教戰之法甚備。顧以田爲名者。蓋商周之得天下俱以武。而周有甚焉。周公恐其後之殺伐是尚也。故爲之禮以柔之。不存其名而存其實。使人但習於禮。而武備已無不修。此聖人之用也。李剛主曰。被之以禮之名。則人習而安焉。且使之知殺伐勇戰。皆禮也。不可去者也。以殺人不可以教。故殺獸以試之。以赴戰人之所勞。故獲獸以欣之。一年四舉。三年六閱。而因事之田獵。習射不在是。其所以不忘武備者。何其密。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其練習教戒者。何其周。春夏秋各習一事。冬馬加詳焉。其所以練分合聚散者何其精。以周宣之中興而詩首頌以車攻吉日。不可以知古人所重哉。後世君如明太祖宣宗。儒如吳澄邱濬。亦知此意。而未有定制。垂久者。其他如魏太武元世祖。專以殺戮爲事。兵雖強而豺狼矣。晉武梁武。欲偃兵不用。意雖仁而禽犢矣。吾無識之臣。又動以田獵爲諫。而不知有古制。何足道與。夫井田寓兵於農。既已無人。非兵。而又無時不習。豈後世右文左武者所可比。衞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者。非謂軍旅之事不當學。以衞靈所急者不在是耳。後世儒者。遂以孔子爲口實。謂爲國者宜文不宜武。且兵民既分。而右文之世。武備懈弛。儒以兵爲諱。士以武爲恥。兵宄而弱。惰而驕。糜餉則有餘。禦侮則不足。一旦有事。則督之以腐儒之書生。將之以庸劣之武弁。以致盜賊橫行。生民屠毒。而宗社隨之。豈不悲哉。然亦不必如古制盡人而兵也。盡人而兵。必盡人而練。盡人而練則法繁。盡人而兵不能盡人而勇。不盡人而

勇則不精。（有議在後）故但當選募武勇以爲兵。授之田。使耕而食。而以農隙訓練焉。則兵可精而無處非兵。朝廷又無養兵之費。法無善於此者。如下縣設兵五百。中縣八百。上縣千。要縣二千。小郡三千。大郡五千。州藩萬。大要州藩。設兵合六七萬七八萬。自足以制盜賊。威四裔矣。凡民十六歲以上皆可募。授田亦如農。但無徭無口算。而公田所入。卽爲軍之費。（耕穫仍督以農官。公田所入則司馬主之。）五十而退。另募之。不世爲軍。無老弱之弊。及清軍勾軍之擾也。募皆其土著。非烏合。無逃亡之憂。叛亂之虞也。每歲以三時之隙。教之習射習擊刺。冬則教之戰陣。比其藝而賞罰之。尉教其縣之軍。別駕教其郡之軍。州藩司馬教其州之軍。藩之軍。（州藩歲以二千人備不虞。不使耕。郡縣則否。）而別駕與郡守。間歲一閱其縣之軍。以爲尉之殿最。司馬與州牧藩王及巡方御史。三歲一閱其郡縣之軍。以爲別駕與尉之殿最。而鄉射又有習。田獵又有習。豈尙有不練之軍乎。士之習兵法者。爲尉、爲別駕、爲司馬。而無不知兵之州牧藩王。無不知兵之御史宰相。豈尙有腐儒書生之爲督。庸劣武弁之爲將者乎。或有草竊。則縣令縣尉便宜發軍捕之。聞於上。不克。而後郡發軍。又不克。而後州藩乃發軍。大警非大發軍不可者。則天子遣使合符以發郡縣軍。（用古制銅虎符。半留於朝。半與州牧藩王。合符以令司馬。然後司馬發軍於郡縣。）多寡聽其用。司馬不奉州牧藩王檄。不得擅發郡縣軍。而無合符州牧藩王。亦不得擅檄司馬也。惟邊警則便宜發軍。不待符。其左右藩亦便宜發軍。或旁擊以分其勢。或乘間以搗其虛。蔑不克矣。天子禁旅三萬。募之京縣。統以金吾羽林。歲直六千人。備不虞。五歲而一周。大將軍教之。京營軍十二萬。募之畿輔。（有議）

在後歲直三萬人。備不虞。四歲而一周。大司馬教之。畿輔俱大郡。兵倍於外郡。無不強之禁旅。無不強之京軍。無不強之輔郡。州藩或有不臣。則命大司馬或左右司馬佩將軍印。用舊制。帥京軍。督其四面州藩。合兵討之。凡京軍之出。多不過一二萬人。而合州藩之師。周不少也。所過給之食。不待轉餉。釜魚阱獸。取之易耳。所謂枝強而幹更強。不必弱枝以強幹也。

官與吏、仕與學、文與武之不可分。崑繩皆同愚見。獨兵農分爲二。稍有可議者。兵不出於農而以召募。則爲兵者必多游手獷獬之倫。久則暴視閭里。恣睢誰何。爲農者絕不預兵。則必魯頓畏怯。卒有變。卽不可支。如明季士不知兵。民不習兵。有一寇至。千百駭走。呼之跽而待戮。駢首傳刃。至終無一敢逃者。可不爲之大哀乎。況旣已均田。則家皆有產。出兵爲易。何不效古王之田賦治軍。而乃曰不必盡人而兵也。盡人而兵則不精。周禮。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三人。凡起徒役。勿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夫田與追胥竭作。是盡人而兵矣。然家尙留其半。實未嘗盡人而兵也。且起徒勿過家一人。更未嘗盡人而兵也。諸侯三郊三遂。以及都鄙。家出一人。當有七八萬卒。而春秋如魯之大國。不過二軍三軍。止用三二萬人。更未嘗盡人而兵也。而乃憂盡人而兵之不勇不精乎。然雖不盡人而兵。而無不習兵之農家。誠所謂野人皆干城也。又曰不能盡人而練也。盡人而練則法繁。夫正卒之練無論矣。但論羨卒。田之竭作。冬月以獲

禽也。追胥之竭作。倉卒以捕盜也。獲禽則人樂爲。捕盜則人各保其身家。願爲。使人踴躍鼓舞。而卽以訓練矣。何妙如之。豈後世演武場中故事哉。而何繁之有。今擬制田能行。必宜寓兵於農。以下縣計之。田一萬二千頃。爲戶二萬家。設兵五百。常四十家出一兵。而郡藩之兵亦出於縣。大約二十家公選一勇力者。二十歲以上爲兵。五十退之。另選一家八口。二十家共一百六十口。除老弱婦人三之二。少壯者五十三人。而出一人。則五十二人皆羨卒矣。正卒爲官兵。凡甲冑器械。二十家公應之。五官卒選一馬卒。有一馬。百家公養之。無事則業其家之農。有事上戍出征。皆領糧於官。定以數。鄉巡三月試其射與擊刺火器。有隙。隨時教試之無算。縣尉冬月至鄉。教之戰陣。比其藝而賞罰之。卽以田禽。以賞罰多少爲鄉巡殿最。郡別駕教其鄉之軍。藩司馬教其藩之軍。亦以三時冬月。而別駕與郡守司馬與藩侯御史。間歲三歲。各閱其郡縣軍如平書。戍下縣者歲百人。供捉賊捕罪。夜分班巡城。今之快捕可無用矣。戍小郡者歲三百。戍藩者歲二千。皆出於各縣。一歲一更。其餘羨卒爲鄉兵。鄉一巡十保長。保十甲首。甲十家。共千家。每家出一人。餘又爲羨。鄉外濬濠。卽濠土築牆於內。立四門四鋪。每一保以四十人爲鄉兵。六十人除鄉縣學生。皆爲火夫。一鋪每夜火夫五人。共二十人。執更傳鑼。鄉兵每十人一牌、二鎗、二刀、二弓矢、二鳥統、甲首督之。每夜十人巡更。保長間巡之。巡又間巡之。邑不足千家者。門鋪巡更量其邑。有盜至則舉信砲信火。本鄉兵卒皆起。半守半捕。鄰鄉縣尉聞砲望火。砲以次傳達於縣。火惟有盜之鄉舉之。皆來救捕。其教鄉兵也以巡。而縣尉間一試之。亦於季冬隨官軍

圍田焉。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吾曰。百姓不強。君孰與強。百姓強。君孰與不強。但萬一不能均田。則祇可如崑繩召募之法。而益以鄉兵亦可也。

鄉射又有習句似誤。古鄉射之禮。所以詢衆與賢也。非以練兵。當云鄉巡又有教。

周禮徧國出兵。而六軍三軍。乃但出之近國之鄉。又載師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凡賦稅、輕近重遠。今乃知其立法之善也。蓋京畿之地。蓄兵必多。隨天子警蹕。役必繁。若必以各藩之軍分番入直。則如雲貴窵遠數千里。重滋繁擾。究難濟用。是必環京州縣農田出兵倍於在外。乃可供給。且不特此。今廟堂有大工大役。率雇役給直。然惟田不井授。民多流散。故呼而卽應。若分田給宅之時。安土重去。雖欲覓工。安所得之。勢必仍派近畿之民。卽與之雇直。而已傷其農業矣。宜細爲酌量。近京兵多役重者。或二十取一。藩郡或二十取三。皆可也。

平書有武備第六下一篇。論步兵、騎兵、車兵、火兵、水兵、隊伍之制、器械之用、戰陣之法。予謂此當與禮儀、樂律、農務、水利、射御、書數、刑工、各有專識。平書但論經制。不及詳其目也。故置之別錄。

惲皋聞曰。分民爲四。不必列軍而五。固也。然行平書之道。中國竊發無虞矣。其四裔則不可知也。則邊方要地。自宜多設重兵以鎮之。邊屯之民。且耕且戰。亦自可用。萬一正當耕穫之時。卒有侵寇。釋耕而戰。一年之農事廢矣。宜於農外別有軍以衞之。古者採樵尙有扞。況穡事乎。然此扞衞者既无別軍。必取諸內

地。如古之遣戍。更番征役。則今幅幀遼廓。內地之民。歲歲遠戍於邊。似非安民之良軍也。且將與士貴服習。今土著之兵用之守。則各依其鄉邑之官長。其指臂使而呼吸通固然。若邊則似有專將。而兵來自內。非其素習。用之爲難。是人不服習也。卽或曰。遣戍卒。卽遣常臨之帥率之往。而遣代有期。數月之後。人情地形。漸漸能熟。而又將代也。是地不服習也。則邊地終無素練之軍也。竊意內地之民。農而兵之可也。至邊防要地。宜別設屯衞。以駐久練之兵。如沿海沿江之水師。亦宜別設。非農之可以兼爲耳。

又曰。天子禁旅京營共十五萬人。似太多。古者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也。今卽擴之。亦十萬足矣。每歲共入直二萬五千。以五千當禁旅。以二萬實京營。亦足以備不虞矣。總四歲而一周。則勞逸均也。其州藩郡縣之兵。亦不必定以一萬及幾千幾百之數。蓋郡縣戶口。不能齊一。宜視其戶口多寡以定軍數。則天下之勞逸均也。

平書訂卷十

財用第七上

平書曰。九疇之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則貨財原上下所恃以爲用。而國家不可以或無者。但貨財所以權穀帛之輕重而通其窮。非爲一人之私蓄也。理之不得其術。則公私皆困。苟得其術。則公私皆利。至於公私皆利。豈非聖人之道乎。古之征於民者三。曰粟米。曰布帛。曰力役。未有征貨財者。貨財率出於商賈。雖周禮以九賦斂財賄。鄭元謂以口率出泉。古錢字。亦卽漢之口算。近之所謂丁銀。終非出於田畝。唐宋始於田畝有輸錢之令。然猶與穀帛並徵。無專輸錢者。自正統元年改南直隸江西田租爲折色。後遂徧行之天下。而正供始盡變爲銀。夫唐宋未嘗盡令輸錢。而白居易張方平諸人。猶痛切以陳農民之害。況盡折爲銀。而農之害可勝道哉。不特農也。倉廩處處空虛。一有水旱之災。而賑濟無所出矣。一有師旅之役。而轉輸之費百數十倍而不可省矣。納粟勸輸。一切之政。紛紛四出。而弊且流於後世矣。害可勝道哉。然當日政尙寬大。未嘗以聚財爲事。徵於上者旋施於下。而朝廷之積貯顧無多。乃不知理財之道。耗散無窮。而生息少。以致末年中外交訌。軍興用乏。不得已而括餘財。又不得已而議加賦。至括宮中銀器以充餉。崇禎末年。曾以宮中銀器發銀作局。銷銀充餉。故錠有銀作局三字。○相傳城陷時有銀十餘庫者。妄也。夫正供盡變爲財貨。天下旣日就於困窮。而朝廷之

貧又如此。非所謂不得其術則公私皆困者乎。故吾於田制欲悉復古法。特取公田之穀。而戶第納布帛數尺。丁錢百文。房租大者每間二百。小者百文而已。（野外不令有私地。而城中則不能盡公。不如聽人私相賃買建造。收其房租爲便。○有議在後。）至生財則更有道焉。錢法一、鹽法一、商稅一。而鈔法必不可行。錢法今已大壞。宜用隨文開皇之制。盡銷舊錢。懸新錢爲式。不如式者沒。（司市主之。凡輕重款式不合者不得用。用則受者沒而笞。予者杖。私鑄者誅。）錢分大小。以權子母。以黃銅爲小錢。每文重二錢五分。一貫九斤六兩。（今稱。）以青銅爲大錢。每文重二錢。一貫十二斤八兩。（隋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唐開元錢一千重六斤四兩。彼時之衡。固三倍於古。然視今猶小。今錢乃重於唐隋一倍兩倍。自餘。似乎太重。然今日銅賤。不如此則私鑄盛行。難於禁也。）小錢一貫直銀一兩。其鑄也約費銀七錢。是以七錢爲一兩也。大錢一貫直銀二兩。其鑄也約費銀一兩二錢。是以六錢爲一兩也。上下通行。上之施於下者皆以錢。惟買銅則以銀。（亦欲其上下流通。）下之供於上者亦以錢。惟鹽買之官則以銀。而他稅願輸銀者聽。則利權操之上。而下固無所損也。若民間交易。以其有易其無者。古制也。何不可行之後世。令民各以錢計其物。而論質以相易。然欲以錢者聽。錢亦可以並行也。但不得以銀爲交易。如明太祖之禁耳。（凡錢登百貫方許以銀折。下此俱用錢。惟納官錢一貫以上以銀折。買鹽錢無論多少。俱許以銀折。）如此則銀歸於上。而悉化爲錢矣。錢之利如此。私鑄何以禁哉。曰。禁之令固欲其嚴。而所以禁者。不在令之嚴。在制之善。銅鍊欲其精。錢式欲其美。銅精而式美。則私鑄自不能及。而可不行。且夫聖人之治天下。公而已。不但公之天下。且公之萬世。故錢有鑄無廢。錢日多。用日足。而民日富。後世鑄以年號。而私爲一人之物。以至祖父之錢。即不用於子孫。於是銷毀無

時工費日廣錢益少而私鑄行若仍古不鑄年號使世世不廢但鑄永寶二字於其陰若周郭如五銖式陽則否而磨如鏡此京錢也州藩亦得鑄錢而陰亦爲郭鑄其州藩之字如今式別之可驗其美惡爲賞罰鑄一錢世有一錢之用天下何患其不裕哉鹽法至今亦大壞矣然不必復納粟中鹽之例有在後但一遵唐劉晏之制可耳其法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設官其江嶺間去鹽遠者轉鹽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而民不困若使大司均歲發部引於產鹽州藩州藩使其司均主之商人納銀請引以領鹽每引鹽十石納銀三兩鹽場則郡節史主之專設一員於場主其事募人爲鹽戶籍於商使煮鹽或煮或晒各因地宜地亦分爲區以保甲編之不使相雜不使容奸買以官價每石錢二百文欲穀布者折與之而按引發商聽隨地以鬻商得鹽後即於縣領票繳引引反之州藩歲終繳於貨部以便稽核○凡引必註領者姓名鈐以印而記其日月繳於縣則縣批某日月繳亦鈐以印防奸冒商無定所鹽無定商而無鹽處亦用常平鹽法盡除今日之弊則上下交利而商民俱便矣李剛主曰管子興魚鹽利盡歸國今則大半歸商商或據數縣數府不許他商侵越有至者即問以私鹽之罪獨壟專利民莫誰何民至本地斥鹵出鹽亦不許食食即問以私鹽罪而民病矣有引多而縣不能銷者則按戶勒買而民益病矣若不足食者商則潛帶私鹽欺隱漏稅而國亦病矣至於商稅加而又加無錙銖遺利至有稱貸完課者而商亦病矣蓋出以二入以三以錢出以銀入朝廷固得倍利而商於引價外所費每引多不過五六百錢但鬻五六貫而利已厚七八貫而利且倍而鹽不爲貴也故曰交利而俱便也且一切商稅俱由縣郡州藩除支費積貯而後上供此則另籍之盡歸其息於京師歲計天下所獲應不下銀數百萬兩足

供朝廷經費有餘。而他稅皆其餘焉者矣。

大學所謂生財。生衆食寡。乃指農事。箕子八政之貨。統金玉布帛等物而言。今崑繩所論財貨。專指銀錢義微不同也。

金刀之制。先王原爲救荒而設。以後遂踵行之。以其齎輕致遠。爲移易天下之具也。如不爲齎輕而致遠。衣食之計。焉所用之。乃後世征糧盡折銀錢。則弊有不一而足者。民所力者粟布。而官所積者金刀。勢必賤糶其物以充官入。故諺有曰。豐年病民。夫凶年不免疾痛。所樂者豐年耳。乃豐而反病。則農尙有樂時乎。於是富商操其奇贏。以至沾泥塗足者無升斗之儲。逐末者千箱萬倉。坐牟厚利。一遇凶急。乃出之以制農民之命。此病民也。官吏之俸皆以銀。夫銀可卷懷而藏。鍵笥而積也。而貪官汚吏比比矣。若出入皆以粟布。能貯邱山以取敗耶。此病官吏也。兵餉以銀。遂致韋弁多侈。隨手而耗。而庚癸之呼。時時不免。此病兵也。一旦猝然有事。兵馬蟻聚。無敖倉黎陽之積。可以供給千里。運銀糴於一處。米價騰湧。至莫可問。勢必餉當一金者。費至數金數十金矣。此病國也。夫一隅收穫。能支幾何。兵不夙飽。民有流亡。上下交憊。無人不病矣。昔有斗米七千。餓殍滿道。又有敵人圍城。富家皆懷金握玉而死者。非重銀錢而不重五穀者之前轍耶。

賦用本色。而後教民勤於樹藝蓄字。使飲食取於宮中焉。材木取於宮中焉。布帛取於宮中焉。以至人情

往來。令其盡以粟布。而昏喪之需。從儉從便。務取密邇。所有者盡可以粟布貨物相易。至於錢與銀。特儲之以備流通之具耳。不專恃以爲用也。如是不惟民業日饒。而民風亦日進於古矣。

房租一間二百。太重。可仿周禮園廛之征。房聽其自蓋。而每畝一年征錢。不過二百可也。若住官屋者。則如分民篇每屋錢一百文。

司市以中士爲之。

明代開中之法。令商輸粟於邊。而鹽場給之鹽以酬之。其後商人遂募人屯田於邊。邊以富饒。至葉淇而壞。此可與劉晏之制並行。原無齟齬。何爲廢之。

李虔論鹽之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又曰。天下皆私鹽。則天下皆官鹽也。此正劉士安之遺意。

惲皋聞曰。用銀之弊既甚。則但以制錢權輕重而行之可也。何必復留用銀之說。其銀聽如金玉。但爲器物之飾而不用。則粟布益重。而農事女工益勸矣。

平書訂卷十一

財用第七下

商稅則盡變從來之法而別爲制。今之所恃以征商者。榷關耳。稅日增而無所底。百數十倍於舊而猶不足。官吏如狼虎。搜及絲忽之物而無所遺。商旅之困憊已極。其爲暴不幾殺越人於貨哉。宜盡撤之。以蘇天下而通其往來。其征之也。分行商坐商。坐商也。縣同給以印票。令與同俱有印。書其姓名里籍。年貌與所業。作何生理。註其本若干。但計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如錢一百貫爲本。一分息則一月一貫。一年取得十二貫。則取其一貫。二百歲終納之。即註於票中。鈐以印而還之。如本增減則另給。改業亦另給。行商也。亦給以票如坐商。但不計其息。惟本十貫則納百錢。任所之。驗其票於彼。縣同註日月而退。凡有大鎮商賈所集而去城遠者。則專設一縣同以便商。鬻所販。司市評之。鬻已。乃計息而納其什之一。凡票稅路費。俱作本除之。餘者方爲息。亦註之票。鈐以印而還之。僅足本者。則免其稅。預計其不足本者。則官如其本買之。惟販酒與煙。不在此例。使商無所虧其本者。便商也。貴則減價以賣。又便民也。而官又收其利也。若欲販他貨者。則另與以其縣之票。而取之如本縣焉。其有欺隱。固可按其數。沒其隱而懲也。宦士有通同爲奸利者。褫之。按法治罪。而加以墨。凡旁人告者賞。商自首者勿問。而但治宦士之罪。至於坐商有匿其本。不以實者。奈何。曰。有道焉。使之自不肯隱。不待立法以防之也。分商爲九等。本不足百貫者爲散商。弛其稅。行商不足五十貫者。亦弛其稅。有議在後。若本一百貫

至九百貫爲下商。而一百、二百、三百、爲下下。四百、五百、六百、爲下中。七百、八百、九百、爲下上。本一千貫至九千貫爲中商。而一千、二千、三千、爲中下。四千、五千、六千、爲中中。七千、八千、九千、爲中上。本一萬貫至十萬貫爲上商。而一萬、二萬、三萬、爲上下。四萬、五萬、六萬、爲上中。八萬、九萬、十萬、爲上上。加於十萬之上者。皆準上上。散商不得與九等伍。附商今所謂夥計。比於散商。亦不得與九等伍。而九等各以次爲尊卑。行立坐拜不得越。越者赴官治以法。衣則下商以布。中商可綢。以緜絲。上商以綿線。乘則下商以驢。中商以羸。上商以馬。奴僕則下商不得畜。中商可一二。上商可三四。違者治以法。有議在後。夫欲勝者。人之同情也。分之等殺而限之制。孰肯自匿其實而甘爲人下哉。且勿問其商之大小。但稅滿二千四百貫者。卽授以登仕郎九品冠帶。以榮其身。以報其功。凡授銜者。卽與士齒。有公事卽與官齒。必按票計稅方許。若竟欲捐納者不聽。再滿則又增一級。至五品而止。雖父子祖孫相繼滿其數者。亦授也。但三年不爲商則除其籍。毀其票。繼爲者。雖身亦不得。論其前焉耳。如前票既毀。則但計其後票所納耳。噫、此虛銜也。又無祿。名器不濫。國帑不糜。去賣官鬻爵者不萬萬哉。若夫行商之本。但以其出所挾之數爲之等。雖外營數倍。他縣不得易其等。必反其縣而後視其等以益之。其稅滿二千四百貫者。授職與坐商同。夫商賈不得齒於士大夫。所從來遠矣。使其可附於搢紳也。入資爲郎。且求之不得。又肯故瞞其稅。而不得出身以爲榮哉。所謂不待立法以防其弊者此也。且夫商稅。從來論物爲輕重。吾不欲其然也。然亦有論物者。鹽茶酒煙而已。鹽者官賣之商。故與他物異。及其販也無不同。茶者

舊所重，則計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二。酒者前代所禁，宋且官賣之。今通行於天下矣。禁之或官賣之，恐滋擾。則計其二分之息而取其十之二。（如本一百貫，計息二分，一歲可得二十四貫，則取其四貫八百。）至於煙，當在所禁。然徧天下人皆用之，禁之難。惟士大夫可禁耳。（士大夫一用，即視爲庶人，而令天下凡童子入鄉學者，即不許用。）而其稅也，不計其本，不計其息，但用今法。其販也，每斤納錢五文，其賣也，每斤納錢十文。且非不可田之地，不許種煙，而又重其稅，則鬻者少，鬻者少則貴，貴則人不能買，久之庶可絕矣。（凡客店、舡戶、漁戶、車夫、贏夫、獵戶、樵夫，俱入商籍。）嗟夫，重本抑末之說固然，然本宜重，末亦不可輕。假令天下有農而無商，尚可以爲國乎。故吾欲於建官之法去吏部，晉冢宰爲相國以總庶務，置大司均以備六卿。貨財者，與食並重者也。烏可置之六卿之外乎。夫商稅悉納於縣，縣同主之，設司市理之。（士也無定員，以市之多寡爲準。）縣令總之。合口算、戶稅、布帛絲麻、房租、商稅，上縣歲可入十數萬，中下亦應數萬。由縣而郡而州藩，各除其支給積貯，而上供於天子，應不下數百萬。此但取士任官得其人，而忠信重祿，使之重廉恥，輕財利，尚名節，鄙貪汚，而又有嚴刑以懼其後，固無慮侵漁之弊。又何必鰓鰓然與臣下較錙銖，歸其權與利於胥吏如今日哉。歲計之已有餘，歲歲計之豈不足。而又爲之崇節儉，而又爲之省浮費，十年之內，入將不可勝窮。天子富於上，州藩郡縣富於下，時施恩於天下。（謂薄征蠲免之類。）百姓將日富而不知。天子以四海之富爲富，四海無人不以天子之富爲富。故吾名貨部爲司均，均也者，均上下，均貧富，均有無，均出入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初疑商賈計本取稅。似瑣瑣與民爭利。又泉貨似當如古寄於農曹。不必專部。卽冢宰別爲相府。而但留五部。如漢後稱五曹五尙書者。亦未爲不可。既而思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廛卽稅也。周禮。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則古之商賈。原自有稅。今世如牛稅、馬稅、魚稅、斗斛稅、稱稅、布稅、當稅等。各有雜課。但或本小利微者有稅。而千萬封殖。放債出入者反無稅。則不均。舊例漫承。不復核查。而吏胥又上下之則不淸。至於關榷之暴。又三代所無。則平書所言。固可酌而行矣。

行商計其本有息無息。不足本者官買之。雖亦周禮遺法。然後世行之。法煩則弊易滋。未必惠及商民。反以擾及商民。或亦如坐商。計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他無問可耳。至行商似更勞於坐商矣。乃坐商至百貫方起稅。行商足五十貫卽起稅。何也。或皆以百貫爲率也。

至治之世。民自不貧。亦不甚富。農不得田連阡陌。商何得獨有萬貫以至十萬貫以上者乎。乃立之以上之名。而極其數以號之。是招之貪墨也。布帛菽粟。不必萬貫始可貿遷。萬貫十萬。將必化居遠方難得之物以相侈耀。是長靡也。一品之祿。合米錢布帛大約不過四千金。商乃有萬貫至十萬貫以上者。是令其僭越而無等也。今宜擬爲一百貫至三百貫爲下商。四百貫至六百貫爲中商。七百貫至千貫爲上商。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商而至千金爲本。亦極矣。過千金者加稅一之三。過萬金者沒其餘。販鬻淫巧及異方珍奇難得之物者沒其貨。而稅滿千貫者。卽加以冠帶。然亦必素頗孝弟。而無暴橫欺詐行者始可

加。不然。商獨嗜利厚蓄。豈所以平天下哉。

商仍當如愚前說。不使有僕。俟加虛銜後。以品之僕僕之。蓋僕不禁不限。則富商墨吏。將有僕從至百千人者。不惟長侈。勢必分戶冒田。以爲兼并。而分田制產之法。亦從此壞矣。

鹽之販也無不同句不明。鹽、官物而賣於商者也。雖轉販他所。似不得更有稅矣。

煙、少有知者亦知其無益。禁之何難。而防田害農。禍實非小。直厲禁之耳。

末不可輕。崑繩爲財貨起見也。然商實不可重。何者。天下之趨利如鶩矣。苟有利焉。雖輕之而亦趨也。豈憂商賈之少而無乎。夫商有利亦有害。懋遷有無以流通天下。此利也。爲商之人。心多巧枉。聚商之處。俗必淫靡。此害也。抱璞守朴。不相往來。固不可行於今日。然卽鄉里交易。比省通融。儘可豫樂。何事遠販。如今天下出產最少者。無如北直。然有米、有麵。有魚、有肉。有酒、有蔬。有果有布。有絹亦有綢。有材木櫃箱桌椅諸器。何不可以供居食。畢昏喪者。乃必吳越閩廣之紗緞、珠翠、綾錦、象箸、漆器、燕窩、橘荔。東洋西戎之貨。萬里遠鬻。傾囊充陳。導靡長奢。則皆商爲之也。然則貴布粟。賤淫技。重農民。抑商賈。以隆教養。先王之良法遠慮。不可不考行也。

惲皋聞曰。較本利以征商。似太瑣屑。不如商歲納戶帖。分上中下各錢若干。而其所販貨物。則一如鹽例。但於所出之地。定額一稅。與之印票照驗。不問其所之可也。

平書訂卷十二

河淮第八

平書曰。南方之水利。不必言矣。北方苟如吾制田之法。溝洫開。陂塘作。水道通。亦不必言矣。所慮者河淮耳。河自宋南徙。吞淮入海。近代遷徙無恆。爲患日甚。然河雖爲患。而淮無恙也。今則河淮交橫。上以阻漕。下以病民。歲糜金錢數百萬。而終不得其理。其故何哉。固在任不得其人。治不得其法。而其本蓋由於意在通漕。不在治水。有雖拂其性而不顧者。故治之之道。先在罷漕。漕可罷乎。都若定於天中。貢道可四面而達。不必借於今日之漕。卽不然。而北方水利既興。收穫多。亦無借於今日之漕。再不然。而或招商或海運。今天津歲有海船。自福建販貨。直達無失。則海運何不可行。無不可辦。亦無借於今日之漕。罷之無不可也。漕罷而後可以因其勢。因其勢而後可以施其功。河之所以爲患者。以多沙淤。而治之者。率築隄以防於地之上。勢迅悍而不流。壅則橫決四出。屢塞屢決。無怪也。淮之所以爲患者。以河奪清口而入漕。致清口淤而淮不能出。清口乃淮黃交會之處。淮不能出。則洪澤湖漲溢於寶應高郵諸湖。洪澤湖。淮之所匯。淮安在其東四十里。高家堰。其東隄也。迤東而南。則翟家壩。周家閘。諸處。與高寶湖相鄰。遂決漕隄而下。漕與高寶河。不過一隄之隔。亦無怪也。夫淮曩不爲漕病者。以河未嘗病淮。而淮之力且足以刷黃耳。今淮既爲河所病。河不得淮之力以相刷。而益爲淮之病。則淮焉得不因河之病。而亦以之病漕哉。吾見

近代治河之臣。惟祖崇伯湮水之術。而儒者治河之議。率不出賈讓上中二策之言。夫湮水之害。固人所共見。而讓策之在今日。亦不過爲空言。何也。讓所謂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者。欲其循故道以入海耳。非聽其橫流而莫爲之制也。今既趨於東南平坦之地。去故道數千里。豈徒空其地以予之。使之泛濫無束而遂能之者乎。多穿漕渠以分殺其勢。似矣。乃每開一支河。未有不旋開旋塞者。豈得如禹之播爲九河而萬世永賴者乎。然則所謂因其勢以施其功者將何在。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其性而已矣。順其性。非縱之也。利導之而已矣。請言治淮。淮既不得北出清口。則洪澤不得不東南曳於高郵湖。高郵水之所歸。故不及他。高郵湖不能受。不得不東潰漕隄而洩於下河。乃海口不開。而下河無所歸。不得不旁溢而爲高、寶、興、鹽、數邑之患。是淮之將趨東南以入海。而不復由故道者。其勢矣。然清口不與河通。將無以濟運也。則不得不挽之使北。挽之使北。不得不塞翟壩、周閘。趨高郵之路。乃水大而清口不能出。近曰清口雖濬而淮亦不能出者。以三十年前河決歸仁隄。入洪澤。年餘未塞。致湖身淤墊。不能蓄水。故水大而清口難洩。又不得不放之以除高堰之危。高堰傾則淮安沒。於戲。朝塞夕決。顧此失彼。曾無終日之計。皇皇焉。苟倖濟歲一之運。以延一日之命。而將來惟聽諸天。民患將何極耶。若漕運既罷。竟塞清口不與河通。而悉開海口。海濱有范公隄。南北互三百里。宋范仲淹築以捍海潮者。處處有水門。門向內閉。潮來則閉以障潮水。潮退則開以放河水。民甚便之。近則水門塞。故無海口。使下河有所歸。而因下濬之以爲渠。因高築堰以爲防。不拘廣狹。但因高爲岸。而水可行於地中。竟引高郵湖水使東入海。盡開翟壩、周閘。使入高郵湖。因其勢而導之。淮安流而得其所。水有所歸。自不橫溢。而湖隄可保無虞。

淮既得其所。則淮揚之間皆沃壤矣。於是治河。夫禹之治河。所以千數百年無患者。全在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河。然由積石而龍門。由龍門以至大伾。施功猶易。何也。以有高山大陵束其外也。自大伾而北。皆平陸矣。其受水又十倍於上流矣。禹乃播之爲九。以分其勢。勢分矣。又恐其漫散無所束。復合之爲一。使同入海。分之而其勢分。合之而其力又合。上下俱合而中則分。既無難制之憂。又勢均絡貫。無此通彼塞之患。於戲至矣。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自齊桓公塞八河以擅地利。不百年。遂有砰礫之決。則九河之利。不待智者而後明。而後人可知所從事矣。若北方之水利既興。上流之水將減其半。而下流則復九河之制。測量高下。度近海河決必趨之地。開河道十數。有舊渠可因者因之。約長百里。而首尾合爲一者。則寬十數里。約占地三十餘里。河面寬二里許。深數丈。俱如一。積土兩岸以增其高。每道相去可三里。凡開河須從兩旁開至中。由淺而深。深至中如丈數而止。土可盡積之兩岸。若從中開則不便矣。又應自下流節節開而上。則雨潦無礙。若自上而下亦不便。○陸世儀曰。開河莫要於算方。蓋起土方一丈謂之一丈。該土一千尺。古法一置二挑。該十五人一日之力。卽遠近高下少有不齊。以此爲準。算定河開若干丈。面若干丈。深若干丈。底若干丈。共計若干方。應若干人挑若干日。又曰。開河若從平陸。施功可用四五牛。以犂起土。以筐車運土。殊有力。又曰。量河須用三簟。二分兩傍之長。一定中心之闊。既成。乃塞河下流。決之使入。一入於此。河由地中行矣。勢同禹之舊績。而永無潰決矣。上流尚有借隄以爲固者。亦用此法。別開一渠。決使由之。而無不由地中行矣。每年疏濬。用混江龍鐵埽帚之類。水利興。河淮治。地平天成。不再見乎。然此功殊不易也。必在上者有定識。有定力。在下者無顧忌。無阻撓。以十年爲期。而卽捐以十年修築之費。然後功可望其成耳。顧此與田

制諸議。皆運氣所關。豈人之所能爲哉。存此說也。俟之而已。

黃河自關中而東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瀍、澗、諸川。數千里之水。夏秋霖潦。浩瀚無極。而謂水利既興。上流之水將減其半。恐未必也。況自古北方水利。如涇、洛、漳、滏、諸水。無用黃河者。惟郭守敬曾言自孟州西開引少分一渠。徑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南。復入大河。而他無聞。蓋河水泥沙強半。壅渠塞苗。難以成功。故古人不敢輕用也。

從來論治河者皆主分。爲潘季馴主合。其言曰。河流分則水力小而沙停。故易淤。河流合則水力猛而沙行。故不泛。此亦身親閱歷之言也。況禹之九河分水。原在北方。今仿之南方。則土性地勢可行與否。未可猝定。萬一重費開鑿。河成而水不就。即就而旋塡塞。不徒勞乎。且後世每開支河。旋開旋淤。不能如禹之播爲九河。平書亦自言矣。今宜先審地利。遣知水勢者相其原隰。若趨下順利。可開八九。則如平書所言開之。而歲設常夫若干名濬之。使分流勢弱者亦不得停沙上也。如其地勢不可支分。則仿季馴遙隄縷隄之制。河身欲寬。隄岸欲固。而隄之外。復兩旁各留一河身之寬爲間地。而更築隄其外。其河身則歲用利器濬之。務使深通下海之雲梯關。淤葦皆剔。務使闊敞。夫漕不牽逆。淮復別流。則河無所擾。如此。亦可以奏安瀾矣。次也。

海運必宜復。不惟通漕。兼可於其中習水戰。以防海寇也。

平書訂卷十三

刑罰第九

平書曰。唐虞三代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自漢除肉刑。遞輕以至隋唐而迄於今。遂爲笞、杖、徒、流、死。世愈降。刑愈輕。而愈不足以治天下。蓋明刑所以弼教。不嚴則人不畏而犯者多。不簡則動觸法網而犯之者衆。夫寬而繁。至陷獄不可勝窮。簡而嚴。以至於刑措。果孰得而孰失乎。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漢文雖仁。貊道而已矣。然議復肉刑於今日。不但致愚人之怨。而不學無術之徒。必且譁然謗議。終於沮格而徒爲之擾。惟仍令以今之五刑爲律。但去其煩苛。增其不足。別附肉刑數條。以禁貪暴。止淫邪。而厲廉恥。使天下不得議吾之非。庶存古聖人明刑之道。而令行禁止。教化可大行耳。今之律例。纖瑣雜沓。難以枚舉。尤可笑者。折杖之法。夫笞止於五十。而六十則爲杖。有杖至二百者。乃百杖以外人必死。於是以徒折之。杖一百二十者止六十餘。六十折徒一年。由是以徒折杖。以杖折徒。以徒折流。以流包杖。紛紛增減。又有收贖。收贖又無定數。是不足以言寬。又不足以爲嚴。徒使有司茫然莫究。而吏胥得因以爲奸。豈良法乎。曷若杖止於八十。更重則徒。徒未有不杖八十或六十者。是徒加於杖一等。不必折也。而又有一年以至三年五徒之別。無不得其平也。流重於徒而輕於

死固矣。乃徒有役。流無役。至遠不過三千里。三千里外。皆無樂土乎。但不得歸耳。卽流寓耳。較三年之徒役。其勞逸爲何如。是流未嘗重於徒。而其去死刑而不啻什百。又可謂得其平者乎。應以二千里、三千里、及煙瘴邊外爲三等。而終身徒役其地。然後可謂加徒一等而僅輕於死耳。若夫充軍之法則愈謬。軍者國之爪牙。宜鼓舞之。優渥之。然後可以得其心與力。乃以爲罪人而出於徒之下。人孰肯爲之哉。此武備之所以弛。而敵愾無人也。是充軍一切罪條。可削去也。又如私鹽之法。最爲繁密。苟法劉晏。無人不可爲鹽商。雖一引。亦可買之官而賣於民。何以爲私哉。則私鹽一切之禁。亦可弛而不設也。輕重損益。以此類推。務簡易明白。使遵者知所辟。宜縣示於民。如古制。執者知所守。則舞文之弊自可去。而明允之功。何不可奏哉。且夫肉刑之除於今者。劓剕耳。斬卽大辟。未嘗廢也。且有陵遲之極刑也。墨未嘗廢。但不列於五刑之內也。至於宮則不以爲刑。乃以爲進身之途。不止於不廢也。天下有罪不至於死。而不可不重其法以繩之者三。一曰貪。二曰賊。三曰淫。夫貪、必贓至八十兩。或百二十兩而後死。一兩以下。杖而已。強盜劫財而后死。不得財。流而已。竊盜至三犯而后死。初再刺臂。不得財。笞而已。姦必強而後死。和與刁。杖而已。夫所犯原有輕重。不得不爲之等。但笞杖之後。依然可以爲人。而猶得逞其奸。卽流之遠方。何不可更出其身。而乘間以爲盜乎。是皆廢肉刑故耳。若官士犯贓錢一貫以上卽墨。面黥以贓字。而後計贓以科罪。卽不死而終身不齒於人矣。強盜之不得財者刖之。竊盜之初犯者墨之。面黥以賊字。再亦刖之。不可復爲盜矣。又可免竊盜三次之死罪。

賭博者盜之漸第罪以杖曷懲焉宜斷其手初則右再則左不能復賭博矣官士犯者初削職爲民再則如律姦者宮之和則婦人劓而刁則免宮者不能復淫矣應絞以上者再如律論官士犯者即削職加罪不待再肉刑但設此數條以爲貪吏盜賊姦淫之警使知罪即不死亦不可犯犯則終身不得齒於人孰敢公行而莫之忌哉如此則不必盡復肉刑而笞杖徒流之所不能禁者不待加之死而無不可以立禁矣嘗考史記孝文除肉刑詔曰法有肉刑三註曰劓黥斬趾是宮刑自在也厥後景帝又有死罪願腐者聽之詔而司馬遷下腐刑是宮刑未嘗除也蓋寺人乃宮闈必不可少者與其聽人自宮而禁於上曷若設以爲刑因取以爲用而禁天下之自宮不致無罪之人罹於刑之爲善乎顏習齋先生曰不能除婦寺而除宮刑是不忍宮有罪之人而忍宮無罪之人矣若以官買而任民之願則又以利誘民而宮之也豈爲民立君之意哉故封建必復肉刑不封建亦復肉刑惟爲政者愼用之而已且不特淫刑也有罪入於絞而情可矜者可宮以宥之也有流於煙瘴邊外而願宮以自贖者亦可聽其願而宮之也開此二者以爲寬宥之典而宮闈不患無役使矣於戲刑非聖人之得已也盜賊姦宄非刑莫能禁也荀卿有言曰世俗謂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已夫治古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或觸罪矣而直輕其罪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刑固輕也象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皆哉此知治之言也夫子產之治鄭諸葛孔明之治漢非皆王佐之才乎豈其以殘忍爲心也禮曰治亂國用重典而婦人之不忍腐儒之好生皆不足語

於聖人之道者矣。

賭博初次卽斷手。大厲宜初杖之。再斷右手。三斷左手。

明律禁私創庵院。私度僧道。亦明知僧道爲異端矣。乃又有僧錄道錄二司。而僧道犯其師。如犯伯叔罪。是半明而半暗也。禮樂經世大道。乃稱倡妓爲樂戶樂人。何也。不禁娼而禁人宿娼。何法之左右袒乎。且官吏有禁而民無禁。豈農工商宜宿娼乎。如此等類。皆當釐而正之。

平書訂卷十四

禮樂第十

平書曰。人有斯須之不敬。則慢易之心生而非禮矣。有斯須之不和。則乖戾之心生而非樂矣。故禮樂之教。不過使人無不敬。無不和。自一家推之鄉國天下莫不然。自一身推之父子夫婦、長幼親疏、賓主上下、莫不然。事欲序而心欲純。序者義也。純者仁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不相親以仁。相接以義。則所謂四海之內。合敬合愛。將與天地同其和節。而兩間奠麗。萬物昭明。風俗移易。天下安有不治者乎。故曰。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兆綴疾徐。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曰器曰文。皆末節矣。其本不在於仁義。而仁義不在於六府三事之修和。百官庶政之各得其理也哉。雖然。器與文亦不易矣。以言乎禮。三禮五禮。三百三千。百王之同異。歷代之善否。曷可勝窮。以言乎樂。五聲六律之音。八風清濁高下。始終倫理。尺度之短長。製造之精粗。曷可勝窮。古之教人。莫不禮樂兼備。然以由求之賢。不能以兵農兼禮樂。以禹稷之聖。不能以水火兼禮樂。必欲盡人之相兼。恐反不能致其精。故予欲於取士之法。但使射御書數無不通。而禮樂則與兵刑食貨分科而專習。夫專習者。亦器與文而已。若夫禮樂之本。則自鄉學縣學。莫不合精粗本末而悉以教之。蓋聖人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無不要歸於禮樂。而君子不可以斯須去其身。烏得別爲專科。而不盡人陶淑其中哉。且自鄉學教幼儀。縣學教成人之禮之外。凡官士及鄉先生家有冠昏喪祭之事。則諸司禮者主其事。令凡爲士者羣聚而觀之。凡春秋之祀。與夫鄉射養老之典。司樂者爲之樂舞笙鼓。令凡爲士者羣聚而聽之。自縣而郡、而州藩。而京師。體愈尊。禮樂愈備。習之既久。天下無不文以禮樂之士矣。但禮制不可不定。古禮雖廢。禮經固可考而知。周禮、儀禮、禮記。雖不免附會不可信。與可信而不可行於後世者。然宏綱細目。良法奧義。聖人所以經緯天地者。悉載其中。但分見錯處。而諸家傳注。又雜然莫適所從。故後代多苦其煩而莫之遵。或遵之誤而失其制之本。若分身禮。衣食言動之類。家禮。冠昏喪祭之類。鄉禮、鄉射飲酒相見之類。士國禮。郊社禘祫宗廟朝聘之類。各以類集。而又類分於其中。使條理井然。其不可信不可行者缺之。傳注之謬戾者刪之。歷代之制之可用者附之。要歸於會典集禮。而斟酌損益。定爲一代之禮。自朝廷以逮草野。等威儀節。莫不秩然不可紊而簡而易行。古禮太繁者損之。且時勢不同。宮室衣服飲食亦多異。烏可執其迹哉。則可永遵而無廢矣。至於樂制。尤不可不攷。夫樂之不傳久矣。樂記所存者義耳。而器與文無聞焉。後世姦聲俗樂日盛。所謂雅樂者名而已。然古聖因詩而作樂。固以聲出乎人。而律呂以正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宣之。今日古樂雖亡。而五聲不亡也。六律不亡也。七音不亡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不亡也。其所謂清濁高下。始終倫理者。卽俗樂未嘗不同也。尺度之短長。製造之精粗。何不可按聲而得之也。天下之妙通音律。心解神會於希微要眇之間。而得夫不傳之祕者。未嘗無其人也。

若講求知音之士。按古調。正中聲。製樂器。作樂章。歌功象德。自郊社宗廟朝廷。以至一縣一鄉。祭祀燕享。莫不有樂。使聞之者。心氣和平而化其暴戾。所謂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和以成文。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者。豈虛語哉。昔人謂禮樂百年後興者。蓋指其化成而言耳。若立國之始。舍禮樂不講。將何以爲教乎。予於禮樂。未之學也。不敢不俟之君子也。但爲國者當與兵農刑政相須並建。不可視爲不急之務而置之後圖者爾。

按禮樂之數不一。禮有盡人而習者。如視聽言動以禮是也。有人人習之以待行者。如冠昏喪祭士相見是也。有自童子卽習之者。灑埽應對進退是也。有習之必待入官而後用者。如宗廟會同之類是也。其盡人而習者。不分科者也。其待入官而後用者。分科者也。所謂大相小相是也。若夫魯論之言復禮。周官名周禮。則舉吾心之全體大用。天下之五倫九經。而皆可以禮統之也。樂有童年習之者。如舞勺是也。有學士大夫所習者。如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名卿會遇。則賦詩贈答是也。有婦人女子亦可習可聽者。如房中之樂是也。有天子亦與之者。如周王冕而總干。漢高帝過豐沛作大風之歌。自起舞是也。若失燕享祭祀。君舉飲射之樂。則皆伶工之事。肄業歌奏者也。至於論易簡之本。出於天地。導中和之源。發於性情。究進反之用。極於位育。又無人不薰陶於其中。不僅在儀節間也。若冠昏郊廟之文。五聲六律之法。則予別有

錄。此不具。

士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法。已見取士篇。至郡縣凡有冠昏喪祭諸典。宜用古法。學士卽與執禮樂事。非徒觀聽也。

俗樂亦有五聲六律八音。此言誠然。所謂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但其事象邪柔。音調淫靡。易之以正大清明和平。則可以感神人。正風俗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平書訂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李塨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嚴

E五二三〇